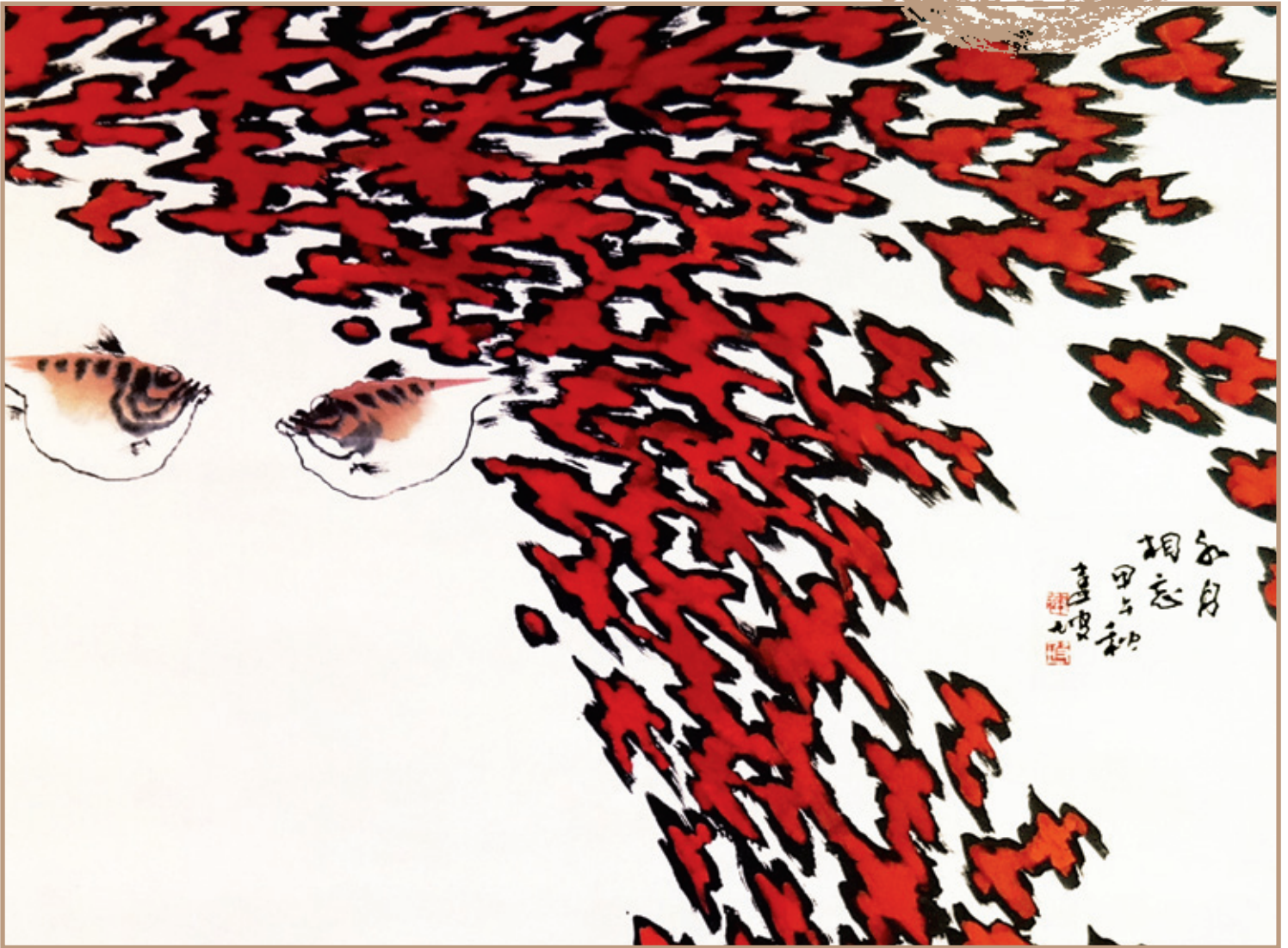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2019年·第5期·总期: 141 + S\$5.00

源



风骨神仙品 文章浩荡人

- 开埠初期的才子汤申及其文化遗产 · “南洋风”的界说
- 曾祖父的故事: 访黄亚福曾孙女黄佩璧 · 三巴旺 —— 蜕变的山林
-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老师: 访主导教师高丽云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9 770219 197006 >

第四届
新加坡
华族文化

4th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ONTRIBUTION
AWARD

贡献奖

呈献
Presented by



开放提名 OPEN FOR NOMINATION

1.9.2019 – 30.11.2019

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旨在表彰在不同领域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之传承、推动、提升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及团体。贡献奖得主将获颁奖座、奖金及项目资助。

The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ontribution Award recognises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from various sectors who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e. Award recipients will receive a trophy, cash prize and project funding.

奖项设置及参选资格 Award Categories & Eligibility

个人奖 Individual Award

- 在世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 年龄，性别，种族不拘
- Living Singapore citizens or Permanent Residents
- No restrictions on age, gender or ethnicity

团体奖 Organisation Award

- 在新加坡注册的非商业机构
- Singapore registered non-commercial organisations

文化范畴 Cultural Categories

奖项开放给艺术、传统习俗、流行文化及设计领域人士及团体提名。

The Award is open to nominations from the fields of Arts, Heritage, Popular Culture, and Creative Design.

更多详情 For more details

🌐 www.scccaward.org.sg

☎ 6812 7221

✉ scccaward@singaporeccc.org.sg

编辑语

文·谭瑞荣

有一阵子，本地文艺界都在谈“南洋风”。但由于长期以来，大家对何为“南洋风”缺乏共识，导致谈论者站在各自的立场，难免各执己见、天马行空。当友人问及笔者的看法时，我说：“个人觉得，如果没有专家学者对所谓的“南洋”及其“南洋风格”作出有学术含量的定义，有关话题就是一个伪命题。《南洋风的界说》一文，开始从系统研究的视角，从地域的源头、人文的源头、时代的源头这几方面来梳理美术领域的“南洋风”。虽然作者得出“南洋风”已不合时宜的结论，但笔者认为，无论观点如何，有学者从学术的角度来观照这个课题，这就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只要大家用科学的眼光来研究和探讨，有观点、有争鸣，才会达成具有学术含量的共识。所以，本刊也乐意提供平台，希望在这方面有心得的专家、学者能提供真知灼见。

其实，无论画家的作品被贴上任何标签，其作品在本质上都不会随着标签的另类而有所不同。有仙风道骨的画家，不需任何标签，其作品自然飘逸着地域之魂、浩荡之气。陈建坡就是一例。《风骨神仙品，文章浩荡人——怀念陈建坡老师》一文，以深厚的情感，描述出画家既食人间烟火、又显天上风骨的谦谦君子的形象，读来让人动容，亦让人痛惜岛国失英才。

上期有关殖民地官员的话题引起了读者的兴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另一位对新加坡有重大贡献的殖民地官员。此君在测绘、著述、建筑、绘画等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他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汤申，亦堪称新加坡开埠早期之英才。

其实，岛国自开埠至今，除了招贤纳士，汇集各路英才之外，亦非常重视英才的培育和发掘。

本期，我们新开辟了一个栏目，名为“百年树人”。该栏目面向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界人士。我们拟从对他们的采写中，分享其教育理念、认知其教育观点、了解其工作和生活的状态，以期让读者对我国未来英才的培育有所认知。虽可能管中窥豹，但至少也能略见一斑。

我们期望，南洋星洲那润物细无声的“南洋风”，能够继续吹出岛国新的绿洲。

2019年·第5期·总期: 141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郭明忠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 严孟达 副主任: 李叶明
委员: 尹崇明 白毅柏 吴文昌
陈嘉琳 徐李颖 陈煜

■ 总编辑 ■

谭瑞荣

■ 编辑 / 记者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李国樑

■ 总代理兼发行 ■

恒信贸易公司
Huang Sin Trading Co.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841 1367
Fax: (65) 6841 6267
Email: huangsin@pacific.net.sg

■ 设计、分色、承印 ■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6745 8733
Fax : (65)6745 8213
网址 : www.pcl.com.sg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7/02/2019

■ 出版 ■

2019年10月

支持机构: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hinese Federation

目录。

- p.4** 开埠史话 开埠初期的才子汤申及其文化遗产 黄兰诗
- p.8** 先贤后裔 曾祖父的故事 莫美颜
——访黄亚福曾孙女黄佩璧
- p.12** 旧貌新颜 三巴旺——蜕变的山林 李国樑
- p.17** 百年沧桑 走近逾百年历史的番禺会馆 沈蕊蕊
- p.20** 从新出发 自强不息 精益求精 卢泓胜
- p.22** 学海拾珠 “南洋风”的界说 姚梦桐
- p.26** 异族翘楚 古典印度舞 吴明珠
- p.29** 艺文脉动 走进凤山寺 陈楠
- 东南亚华人与亚太新世纪 顾楠楠
——2019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 山川斯民 沈蕊蕊
——熊启川油画展
- p.33** 校园热线 华族戏曲走进南大校园 沈蕊蕊
- p.34** 总会专递 世纪跨越：华社、华团、华报 欧雅丽





p.26 异族翘楚



p.48 文坛掠影



p.52 艺术长廊

- p.36 星洲回眸** 风骨神仙品 文章浩荡人 南治国
—— 怀念陈建坡老师
- p.40 最爱书房** 千里之行 在此一举 林伟玲
—— 读《新加坡华人通史》英文版
- p.42 杏坛岁月** 文字的蛋糕 尤今
- p.44 华语华文** 闲话“咬文嚼字” 汪惠迪
- p.46 医药保健** 烟霾来袭 如何防护 李日琳
- p.48 文坛掠影** 妙笔搭建文化桥 齐亚蓉
—— 陈妙华专访
- p.52 艺术长廊** 回忆的笔触 追忆的情怀 邹璐
—— 谈谢江水画作中的叙事与抒情
- p.56 仿佛风** 游鱼与乌龟 杨治中 夏夜 邱天翼
自愈 孙萍钰 日常二首 顾亦宁
陨落 余梦婷 我的同桌变成了一棵树 顾亦宁
- p.60 本土文学** 阿木与老人 曾国评
- p.62 百年树人**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老师 顾楠楠
—— 访主导教师高丽云



图1：1843年绘制的新加坡城市规划蓝图



开埠初期的才子 汤申及其文化遗产



文图·黄兰诗

众所周知，新加坡有条贯穿中部到北部的
主干道名汤申路(Thomson Road)，
是为纪念海峽殖民地政府测量师汤申
(John Turnbull Thomson)而冠名的。《新加坡史
话》摘有《自由西报》1853年8月的一则新闻，
大致内容是：因为汤申即将归国，本地欧人侨民

组织举行会议讨论，这是过去一段时间里参加者
最多的会议，众人强烈地希望当局赞扬汤申先生
为公共事业所作的宝贵服务与贡献。会中，本地
的首位大律师纳比雅先生(Mr. Napier)高度地称赞
了汤申在设计 and 建造霍斯堡灯塔上所付出的努力和
取得的成果。而该报认为，事实上汤申有更多惠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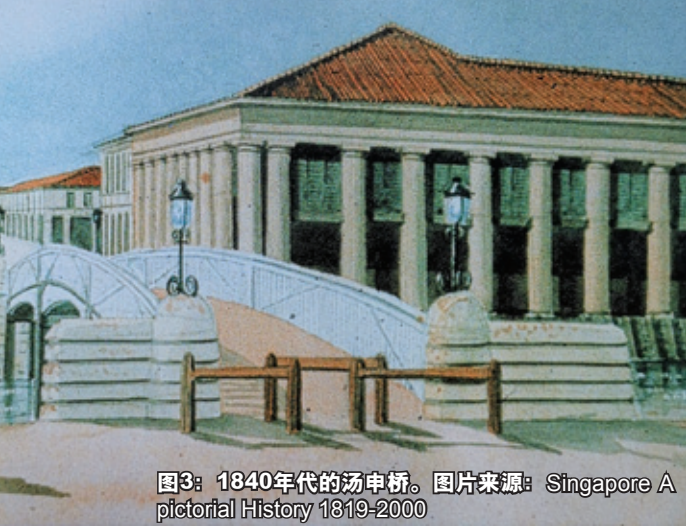


图3: 1840年代的汤申桥。图片来源: Singapore A pictorial History 1819-2000



图2: 达尔豪西纪念碑。作者摄于2019年4月



图4: 画中央是最早建成的陈笃生医院; 右边的是欧洲海员医院。图片来源: 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图5: "The Esplanade from Scandal Point", 1851. 图片来源: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



图6: 银制纪念装饰。图片来源: 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当地居民的功劳。在同一时间，政府也授予汤申一枚银质奖牌，表彰其为殖民地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惋惜其离开。以上足见当时的人们对汤申的依依不舍之情与极高的评价。

少年英才

汤申1821年8月10日出生于英国东北部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小村庄，父亲在一次狩猎时不幸坠马而亡。为确保接受良好的教育，其母竭力将他送到苏格兰邓斯的一著名学院就读。他的一些同学家在马来亚拥有土地和庄园，这些同学平时对马来秘境的描述，使其萌生了“越洋发展”的梦想。藉以上关系，汤申在16岁那年就离开故土赴马来亚，获得的工作是参与测量英国公司位于檳城等地的大型庄园。从1838年到1841年，他在当地的庄园里测绘，生活十分艰辛孤独，外出工作唯有象夫和象相伴，当进入茂密的丛林测绘时，他这个不寻常的“白色幽灵”总是引起原住民的恐慌——可

能是最早踏进秘境的白人。出于需要和兴趣，他很快学会马来文和印度文，并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总督慧眼识才，高度评价其在马来亚测绘的地图，而且于1841年邀请他担任新加坡殖民政府的测量师。汤申自此与新加坡结下不解之缘。1844年汤申升任道路和公共工程总监，负责城市规划与建设，12年中为本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留下了大量宝贵的遗产。

这些遗产中最耀眼的是测绘的各种地图。例如1843年绘制的城市规划蓝图(图1)，这份通过精细测量而绘制的蓝图，标示有市街、路名、公共设施等，对城市的布局做了大胆规划，使得新加坡初具近代城市的雏形。顺带一提的是，该图上的Church Street，据说是汤申用其挚友Thomas Church之名命名的，这就是现在的Waterloo Street。

而且，他并不满足于陆地测绘，还与康格顿船长一起对新加坡海岸和马来半岛东海岸进行了一次非常精细的调查与测量。他绘制的几种水文图皆由

海军部雕版印刷，是当时十分重要的水文图。

汤申23岁前后就担负起为城市规划的重任，在测绘上显露了天分，为本地的早期发展留下浓厚的一笔。不仅如此，他还以文字、建筑、绘画等形式给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

历史的记忆——文字实录

因为测绘工作，汤申骑马走遍各地。他十分留心周边的事物，并且以文字与绘画记录下所见所闻。汤申留下的文字实录，与本地有关系的著作有《远东生活一瞥》(1864)、《续远东生活一瞥》(1865)等。他还各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廖内一览》(1847)、《关于新加坡居民的总报告》(1850)、《霍斯堡灯塔》(1852)等，为后人留下了百年前本地的鲜活画面。

汤申首次到达新加坡是1837年，虽然只是短暂的过境，但仍以生动的笔触做了记述。例如，他对港口的繁忙景象描述道：海岸有上百艘来自中国、马来的各种船只，如独木舟、舢板、驳船等。政府山(今日的福康宁山)是城市景观中心，青翠的草坪上点缀着别墅，山下有货仓、富商豪宅，房屋背面是葱葱郁郁的树林，交错着甘密园和胡椒园。高大的树木独自耸立或蔚然成林，或隐或现于山丘和岛屿上。繁盛与宁静相伴，富裕与庄严同在，这种氛围在别处非常少见。再如，他对于街景这样写道：那个讨厌猪肉的波斯犹太人拥抱着喜欢猪肉的中国人，来自贝纳雷斯的崇拜牛者(印度人)拥抱着杀牛者(阿拉伯人)，描绘了一派不同种族和睦共处的景象。汤申由此准确地判断说，新加坡乃东西方的交汇点。

1841年汤申再度回来后，继续以文笔记录当地的景象：当时的人口不超过3万人，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在此定居的欧洲人仅200人，其他居民多数是华人和马来人。洋人的住宅区布满豪宅，华人地区拥挤且交通繁忙，马来人则多居住在郊区的茅草屋里，华人和马来人的房屋火灾频发。他还记述了12年中在城里和郊外的生活：从上流社会的宴

会到下层苦力的生活、从老虎到海盗、从治安到贿赂、从自然环境到风习等，事无巨细均做记录，可谓新加坡早期百态的真实写照。

历史的活化石——建筑

汤申还是一位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在殖民地政府服务期间，汤申受委托负责设计、监造了不少公共建筑，至今仍然“健在”的有霍斯堡灯塔和达尔豪西纪念碑(Dalhousie Obelisk)。

著名的霍斯堡灯塔在当时来说称得上是伟大的工程。灯塔从蓝图的绘制到现场监造，每个细节都渗透着汤申的汗水。在极其恶劣的施工环境下，他还忙中偷闲，用画笔记录下现场的实况，如灯塔本身的结构、水龙卷、工头与工人的冲突、海难景象等，甚至画下了石匠们工作的各种姿态。因工作极其辛苦，灯塔竣工后他的健康也随之崩溃。

达尔豪西纪念碑是1850年为纪念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访问新加坡所建，虽经几次搬迁，仍然“健在”，现位于皇后坊(图2)，是新加坡最古老的纪念碑。不知何故，报章和官方称该碑为“达豪施纪念碑”，与纪念碑上的中文名称不一样。

除此以外，汤申还设计、监造了汤申桥、陈笃生医院和欧洲海员医院、爱伦坡大厦、圣安德烈教堂的尖塔顶，主持修复了哥里门桥。

汤申桥名副其实是汤申设计建造的。新加坡河上原先有一座“比森门桥”。1844年汤申设计、建造了一座供行人通行的木桥取而代之，这就是“汤申桥”。两年后为了让马匹和马车通行对其进行了拓宽。随着交通的迅速发展，1862年原桥被拆除改建，更名为“爱琴桥”。虽然“汤申桥”已经成为历史，但在其画中仍能一览芳容(图3)。另外，不少文献提到汤申还在加冷河上造过桥，但笔者至今未找到诸如桥名、图像这类足以旁证的资料。

陈笃生医院和欧洲海员医院是当年市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高耸于珍珠山上。可惜如今只能通过汤申留下的水彩画观赏到。(图4)

值得一提的是，汤申根据当局要求，编写过一

供水报告Report on the Projected Water-works, For the Supply of Singapore Town。这份23页专题报告由当局1852年出版成册，足见重视程度之高。估计它与新加坡19世纪后期建造的第一座Impounding Reservoir(也称Thomson Road reservoir)有关。水库建成时汤申已离开本地廿多年了，显然非他所建，但由于该水库恰好位于汤申路，加上有可能参考了其研究成果，民间顺其自然称为汤申蓄水池。直到1922年，水库重修后才更名为“麦里芝蓄水池”。

历史的具象载体——绘画

汤申画过一系列水彩写生，称之为“视觉文献”并不为过。这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用画笔记录下了大量19世纪的人物、民情、建筑等。在摄影技术出现前，这些写实性作品可谓是记录本地历史的无价之宝。

汤申曾经为本地一些友人画过像，例如先贤黄埔先生请他为自己的父亲画过肖像，惜已遗失。其留下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亮相最多的是目前展示于国家博物馆的“The Esplanade from Scandal Point”，1851(图5)。此画写实性地描绘了本地当时的社交、休闲场景。从装束和肤色看，画中有西方人、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马来人。马车或马背上的都是西方人，或站或坐在草地上的几乎都是亚洲人。草地上有怀抱婴儿的亚洲保姆，有手拿鱼叉的海人及其家人，有与妻儿偕行的土生华人。草地上还有一身白色套装的西方人(位于图右下方)，据说是汤申本人，其身边的则是莱佛士的秘书兼马来文豪孟诗阿都拉，他也是汤申的马来文老师。而图中乘坐敞篷马车的是海峡殖民地第五任总督W. J. Butterworth与夫人。这一充满田园风光的场景，在展示各族异服风采的同时，似乎还透露着另一信息：19世纪的新加坡是西方人在上、亚洲人在下的等级社会。

汤申因建造霍斯堡灯塔积劳成疾回国修养前，本地欧人侨民组织不仅专门开会加以称颂，而且在

其启程的前一个晚上，赠送餐桌用银器作为纪念品(图6)。归国后的汤申于1853年11月从爱丁堡来函致谢。他写道：“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被迫离开了新加坡这样美丽宜人的定居点，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而我深受如此友谊的羁绊。我相信，如果得以康复，我不会长久缺席。”

归国后，汤申在疗养的同时进入爱丁堡大学进修，随后移民新西兰，担任该国首席测量师，直至1884年63岁去世。

汤申1858年在新西兰成家，育有九女。1957年6月9日《海峡时报》有文介绍汤申居住于新西兰。年已84岁的女儿Mrs. Archie Stocker在文中回忆童年时说，记得父亲冬夜坐在火炉旁埋头翻译爪夷文(Jawi)《阿都拉传》，家人第一次看到这奇异文字时，误以为阿拉伯文。汤申和阿都拉是多年深交，两人经常友善地辩论，尤其是关于信仰话题。偶尔因意见相左后者会愤然离去，但很快会回来，好像什么也未发生似的交谈。汤申悉心翻译的《阿都拉传》，亦为后人了解开埠初期本地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并且，由于注入了某些个人理解，翻译版独具特色。

时势造就英雄。在新加坡诞生的襁褓期，万事待举，而当地人才严重匮乏。汤申虽然未受过专业训练，但天分极高，多才多艺，风云际会，展露非凡才华，为本地的早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

- 1.《通过明信片回顾新加坡》，《星洲日报》载1982年9月6日。
- 2.《即将第五次重建的爱琴桥》，《联合早报》载1986年11月10日。
3. Thomson, John Turnbull. 1865. Some Glimpses into Life in the Far East.
4. John Hall-Jones, Christopher Hooi.1979. 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 5.“LIFE ON THE BEACH”, The Straits Times, 9 June 1957.
- 6.“Priceless record of early Singapore”,The Straits Times, 31 October 1980.

题图说明：

约24岁的汤申。E.Bayerhans的素描绘于1845年。
图片来源：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

曾祖父的故事



访黄亚福曾孙女黄佩璧



文·莫美颜 图·受访者提供

出

于对祖先黄亚福的敬仰，去年9月黄佩璧(Wong Pui Pek)和另外32名黄氏家族成员专程到中国广州和台山追根溯源。

黄亚福后人回祖乡祭祖

黄佩璧(67岁)是黄亚福的曾孙女。黄亚福(Wong Ah Fook, 1837-1918)是马来西亚柔佛新山的港主，是一名企业家和建筑商，他还在本地领导

创办广惠肇医院。去年是他逝世100年，黄佩璧和哥哥提议组织一个回乡团，到中国广州祭祖寻根。参与的33名黄家后人分别从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飞到广州聚集。这是家族成员的第一次一起出门远行。

2010年黄佩璧堂姐黄佩萱(Wong Pui Huen)撰写的《移民·建筑商·企业家：黄亚福传》出版后，这本书就像联系黄家后人的一道桥梁，分散世界各地失联多时的黄家后人开始取得联系，而促成这次远行。

黄佩璧说，以前家族成员每年都要见面11次，即曾祖父和其两名妻室的冥诞和忌日、过年、清明和重阳，还有祖父黄兆源和伯公黄兆珪的生日。堂兄弟姐妹经常聚首，彼此非常亲近熟络。

黄亚福非常注重祭祖传统，还捐献基金作为永久祭祖用途。但因有关条款不符合遗产永远不得转让的法律，黄亚福的遗产于1992年停止运作，之后黄家的祭祖仪式就划上句号，黄家后人的聚集机会也跟着减少了。

黄佩璧说：“现在我们每个月都会搞一次午餐聚会，让家族成员叙叙旧，每年过年我们也会到哥



黄家一行在广州的合照



荔湾大宅的部分园林

哥家团聚，并通过家族群聊保持联系，我们还曾一起到怡保游玩。一家人经常联络互通信息，这是黄亚福希望看到的。去年的家族大团聚，非常难能可贵，我印象非常深刻。”

寻根团的第一站是黄亚福的故乡台山县眼镜村，村内的几座山丘远看犹如眼镜故名。一行人备了烧猪、烧鹅、香烛等供品一起到祠堂祭祖，诚心膜拜。

广州荔湾是这次家族寻根团的其中一站。从前广州荔湾是富商巨贾聚居的地方。黄亚福发迹后，也在那里购置了一座大宅，周围有四亩地，有花园、池塘和书斋。中国政府收回大宅后，把部分建筑拆除改建成民宅供当地人居住。当地政府保留了假山花园并把祠堂改成画廊，别具岭南园林建筑风格和西关民俗风情的书房小画舫斋，则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建筑现已开放供游客游览参观。

开发新山、兴学、创办医院

1854年为了逃避家乡的内乱，黄亚福乘船来到新加坡。他原来是一名木匠，过后成了橡胶种植园主及建筑商，而且承接了柔佛新山许多建筑工程，包括柔佛的大皇宫和新山监狱。他因为开发新山有功而获颁柔佛王室效忠勋章。1878年他在新山创设了广肇会馆；1903年与人合资开设马来亚第一间华人银行——新加坡广益银行；1905年与邱雁宾、陆寅杰、何乐如等27名华商创办养正

学校；1910年创立广惠肇留医院，后因广惠肇三府人的坟场广惠肇碧山亭需要扩充，他又购地供扩充用途。碧山亭坟场于1979年被政府征用，逐渐发展成今天的三分之二个碧山组屋区。

1910年疟疾流行，英殖民地政府担心传染病爆发局面失控，便邀请华社筹办慈善医院。黄亚福和梁敏修召集广惠肇三府人士，筹得十多万元，参照广州方便留医院的运作模式创办了广惠肇方便留医院，配合时代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

1911年本地的接生服务主要由竹脚医院负责，由于竹脚医院不敷应用，广惠肇也成了贫穷产妇生产的地方，直到1965年才结束运作了55年的接生服务。在肺病肆虐的年代，广惠肇也提供肺病医疗服务。1974年广惠肇易名“广惠肇留医院”，并接纳各族病人留医。2018年医院完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耗资9600万元的扩建与装修工程，使广惠肇成为本地规模最大的疗养院。扩建后的医院新愿景是成为新加坡卓越的社区医护中心，为有需要的新加坡人提供优质、全面及方便的医疗服务。前不久黄家后人还到广惠肇留医院拜访和参观。

黄亚福肖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览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内悬挂着黄亚福的肖像。那是黄佩璧借给国家博物馆的，她因此获颁2015年“文化遗产赞助奖支持者奖”。黄佩璧曾担任新加坡购物中心协会会长，是购物中心业界女强人，退休至今已13年，退休前是本地一家房地产

投资公司总经理。她说，小时候，黄亚福的肖像一直挂在祖父黄兆源家的客厅里。

黄亚福有五子四女，黄兆源(Wong Siew Yuen)是他最小的儿子，他们都各有所能。长子黄兆南(Wong Siew Nam)在中国接受传统教育，并获金榜题名；次子黄兆焜(Wong Siew Kuan)协助父亲打理生意；三子黄兆镇(Wong Siew Chan)毕业于牛津大学法律系；四子黄兆珪(Wong Siew Qui)是一名律师，是大战前后州议会的一名成员，以拿督S.Q Wong 著称于新山；黄兆源毕业于英国矿业学校，是一名矿业工程师，喜欢到马来半岛各地探测矿源，后来设立自己的建筑承包公司；四个女儿中次女黄美好(Wong Bee Ho)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子，她是东南亚地区华侨教育的先驱者之一，1905年在新加坡创办了“华侨女学”，并担任校长。

据黄佩璧了解，黄亚福的肖像画是他的祖父黄兆源请亚历山大柯克画的。1923年12月间，擅长肖像画的亚历山大柯克和妻子到新加坡旅行，那时曾祖父黄亚福已去世多年，黄兆源拿了父亲的照片给他作画。亚历山大柯克的一幅人物肖像作品被英国肖像美术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所收藏，可见他的来头不小。祖父把肖像挂在客厅一张圆形餐桌旁的墙壁上，好让一家人围桌吃饭时，抬头便看到肖像，以教育子孙要饮水思源。肖像画能让历史馆的展览更加生动，于是黄佩璧便决定借出肖像供博物馆长期展览。

黄佩璧说，祖父黄兆源是个很慈祥的长者，小时候祖父经常告诉她曾祖父的故事。

尽管腰缠万贯，黄亚福的生活却很节俭。平日他和太太一块腐乳一碗粥就可以当一餐，生日时一个咸蛋两人对半吃，只有祭祖的日子才宰鸡杀鸭吃得比较丰盛。黄亚福82岁辞世，在70古来稀的20世纪初并不多见。黄佩璧想，简单的饮食也许是他长寿的秘诀。

黄亚福在家穿着也很随便。老人家看到四子兆珪把在英国参加毕业典礼的礼服搁置一旁，觉得衣服还好的就不穿了太浪费，便捡起来在家穿。

黄亚福也很关心家人，就连孙女也一视同仁。一天，黄亚福的一名小孙女病了，不巧孩子们都

不在家，车夫和佣人也都放假去了，患白内障的黄亚福顾不得自己视力问题，亲自从金炎路住家步行到禧街去买药给孙女吃。

黄佩璧从祖父口中得知，黄亚福临终前还惦记着在马来亚考察矿业的幼子兆源。当看到儿子终于赶回家时，躺在病榻上的黄亚福问儿子：“怡保的锡矿业务如何啊？”然后才合上眼睛，咽下最后一口气。

黄佩璧还听说过一桩有关黄亚福结婚的趣事：黄亚福积蓄好几年后，回台山准备完成人生大事。返乡途中，他看到许多在内乱中丧生的人横尸荒野，于是把尸体一一埋葬，把身上的积蓄都用光了，他只好返回新加坡继续干活，储蓄结婚费用。

黄佩璧说：“回顾曾祖父的为人和他对社会的贡献，使身为后人的我特别感到自豪。他的成功不仅仅因为工作勤奋，他肯定有自己一套做事原则。当年柔佛苏丹阿布峇卡把在新山和新加坡兴建王宫、新山监狱等工程交给他，为他打开了发展的大门，但能否成功就看曾祖父的表现，而情绪智商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相信曾祖父有很高的情绪智商。”

黄亚福的遗训是：待人要有礼、不骄傲、不炫耀。黄佩璧也把这样的价值观灌输给两个女儿。她的做法是，在她们还是青春少女时，把她们带到高档名牌服饰店去，任由她们试穿喜爱的衣服，并提醒她们衣服穿在身上必须合身舒适，不要因为品牌而购买。她笑说：“现在女儿跟我一样不追求名牌产品，我们都是优衣库的粉丝！”

出版《陈金声传》

说到黄亚福家族，黄佩璧估计已传到第七代，他们除扎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也有的移居英国、加拿大、美国、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香港等地，在不同领域传承家族奉献社会的传统。至于黄佩璧，她虽然已退休多年也没让自己闲着，今年初她撰写的《陈金声传》问世了。

黄佩璧是陈金声的五世孙媳妇，她因有感于人们对陈金声(Tan Kim Seng)的认识不多而决定为他写传记，希望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她从2008

Story of My Great Grandfather Wong Ah Fook

An interview with his great granddaughter Wong Pui Pek

年开始，阅读新加坡开埠时期的资料、文献等，再到图书馆、档案馆翻查资料，并走访亲友，两度拜访陈金声在中国福建永春的家乡，前后花了整整11年！

《陈金声传》分10个章节介绍了这名先驱人物的祖籍；他在新加坡的商业活动；如何成为马六甲华人最高领导人；对本地福建社群的支持与贡献；他的为人和价值观；陈金声家族在本地产业等。该书能让读者对陈金声的生平和一生事业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说到黄佩璧与陈金声家族的关系，黄佩璧说，1976年她与外科整形医生陈长利(Walter Tan Tiang Lee)结婚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嫁进名门。丈夫只告诉她他的祖父为陈思仁(Tan Soo Jin)，但她并不知道陈思仁是陈金声的曾孙，直到长女陈美金出世后，家翁陈永善(Peter Tan Eng Sian)决定带夫妻俩和新生孙女回马六甲祖屋祭祖，她这才知道夫婿陈长利是陈金声三子陈明岩的玄孙。陈思仁娶陈笃生后人为妻，因此她的丈夫陈长利也是陈笃生的后人。

《陈金声传》出版后，开始有机构和团体邀请黄佩璧讲述陈金声的故事。虽然生活更忙了，黄佩璧仍坚持进修华文。小时候因随家人到马来西亚生活，她失去学习华文的机会。

她说，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尤其是丝绸之路，它促进了东西方商业活动，也促进了两大世界的宗教、思想、文化与科技交流，这是她热衷于学习华文的原因。她的目标是希望有一天能读懂立在中国旅游景点的说明牌子。

黄佩璧说，她的下一个计划是查找和阅读有关陈齐贤(Tan Chay Yan)的资料。陈齐贤是陈笃生的孙子，被尊称为“橡胶艺祖”，是新马树胶业的奠基人，他对新加坡的医学教育也有贡献。1911年陈齐贤捐款兴建医学院大厦，是本地医学院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医学院取名“陈德源大厦”以纪念他的父亲。1913年医学院改称爱德华七世医学院。“陈齐贤跟他的祖先不同，他是个富家子弟，衣食无忧，大可不必为种植橡胶树和医学教育费心，所以我很好奇，想了解更多。”

题图说明：

1. (圆图)黄佩璧近照
2. (方图)黄亚福肖像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Out of a deep respect of her great-grandfather Wong Ah Fook, last September Wong Pui Pek together with 32 others of the Wong clan made a happy pilgrimage to Guangzhou and Taishan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Descendants of Wong Ah Fook return to ancestral homegrounds

Wong Ah Fook(1837–1918)was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and building contractor and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Kwong Wai Siew Hospital in Singapore. Last year,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his descendants organised a trip back to their ancestral home village to Guangdong, China. For many of the 33 Wong family members this was their first trip back to their ancestral home village. The first stop was naturally at Wong Ah Fook’s own home village in Taishan County, Yanjing Village, so named as the surrounding hills look like a pair of spectacles (yanjing). They paid their respects at the Wong’s clan Ancestral Hall as is the custom.

The Liwan district was an area where the rich traditionally lived in the early days, and it was their next stop. Wong Ah Fook had built a big mansion on a four-acre plot which also contained picturesque gardens, lakes and study pavilions. The present govern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has gazetted it as a Cantonese Heritage Monument preserving the Lingnan floral landscape culture.

Wong Pui Hean, cousin of Pui Pek, wrote a book “Wong Ah Fook – Immigrant, Builder and Entrepreneur” published in 2010. The book connected the relativ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gain. Pui Pek revealed that in earlier times the Wong family met eleven times a year, celebrating occasions such as birthdays, death anniversaries, Qing Ming, Chong Yang, birthdays of granduncle and grandfather.

Social pioneer and Johor developer

In 1910 the Kwong Wai Siew Free Hospital was establish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ong Ah Fook and Leong Mun Siew gathered members from Guangzhou, Zhaoqing and Huizhou prefectures and raised over a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for the startup. In 2018 the hospital started operating a \$96 million tower facility, becoming the largest hospice and hospital in Singapore.

Wong Ah Fook left his home village in 1854 as a carpenter for Singapore, becoming a rubber plantation owner and building contractor. His building works include Johor’s public service buildings and the Sultan’s several palaces; receiving high honours from the Johor Royal family.

In 1878, he founded the Kwong Siew Clan Association in Johor Bahru; in 1903 he jointly founded the Kwong Yik Bank in Singapore; in 1905 together with Yow Ngan Pan, Look Yan Kit, Ho Lok Yu and 27 others established the forerunner of Yeung Ching School. In 1910, in order to enlarge the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cemetery, he bought land and donated it to the cemetery.

Pui Pek recalls the stories from her grandfather about the personal life of his father Wong Ah Fook. He and his wife was a thrifty couple, simple in their lifestyle. His dedication to his work won the trust of the Johor Sultan Abu Bakar, who awarded him contracts in Johor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his later success. He honoured virtues of mutual respect for others, humility and a respectful demeanour. He died at the age of 82 years, and Pui Pek says “he owe his longevity to his simple life style”.

(Translated by Kwan Yue Keng)



三巴旺 蜕变的山林

19世纪的地图上，三巴旺 (Sembawang)、万里 (Mandai) 和实里达西 (West Seletar)

相连，腹地包括今天的三巴旺、万里、马西岭和兀兰。在这片差不多占据新加坡北部半壁江山的土地上，三巴旺河与万里河畔曾经开发为早已消失的甘蜜园和种植园丘如南和港、陈厝港、刘厝港、巫许港等，没有河的地方则密布着山丘园林。

20年前，铲泥机开入三巴旺，将它发展成为综合住宅、工业与军事训练的新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居住7万多人，属于新加坡人口密度最低的市镇之一。

新加坡不处于火山地带，却在三巴旺出现一口别具特色的温泉井。一百多年前，这里是甘蜜大王余有进的孙子余永恭的产业，意外发现源源不绝的瑰宝后，开始生产Zombun瓶装矿泉水。饮料集团花莎尼收购水厂，以新品牌Seletaris (取自“实里达”)重新包装。公众人士相信温泉水可以医治皮肤病，亦可带来财富，每逢周末赛马的日子，都可见到赌徒前来洗澡转运。



文图 · 李国樑

三巴旺军港

为了防备日军入侵，殖民地政府在三巴旺建设军港、空军基地和相关设施。军港从三巴旺路一直延伸至兀兰关卡一带，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海军基地。英军撤离时，以一元的象征性价格转让给新加坡政府，将船只维修基地发展为三巴旺船厂。



港务局三巴旺港内树立着
“The battle for Singapore
1941-1942” 纪念碑

雇员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时到下午四时，每到放工时间，警报器就会响起，周边的乡民都听得很清楚，成为乡民的报时器。雇员的薪水每星期发放一次，薪水塞在褐色信封内，除了写明数额，还注明：“薪酬当面算清，过后概不负责”。

港务局三巴旺港(PSA Sembawang Wharf)保留着战前军港的特色，五国联防的办公室和美国军人俱乐部都设在此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以三巴旺港为后勤指挥总部，安排战舰入港维修，向供应商采购零部件等。

三巴旺港内树立着“The battle for Singapore 1941-1942”纪念碑，所纪念的是日战初期，英国皇家海军战舰“击退号”及“威尔斯号”罹难的船员。在日本战斗机连环轰炸下，这两艘主力舰被击沉，800多名海军葬身大海。我在军港走动的时候，偶尔还会见到一些外国军人驻足在那儿默哀。

黑白屋

军港一带的“黑白屋”建筑群是三巴旺的特色，宁静翠绿的环境就像英国的小镇。

本地保留的黑白屋约500幢，建于1898至1941年间。军港这些专供英军和家属居住的屋子是后期兴建的，模拟英国的“都铎”(Tudor)式建筑风格，但赋予三大本土化元素：高天花板、宽敞回廊和离



英军撤离时，以一元的价格将军港转让给新加坡政府，
发展为三巴旺造船厂



“慈济大爱人文馆”黑白屋

地的马来浮脚屋格式。由于四面通风，没有冷气也一样凉快。

新加坡慈济走过四分之一世纪，三年前在军港的一座黑白屋设立“慈济大爱人文馆”。人文馆的负责人为我讲述过“五分钱的故事”：南亚海啸时，在公厕当管理员的老人家通过慈济，把约两百元的零钱捐助灾民。五分钱背后所传达的，是心灵富有，济贫教富，从手心向上转换成手心向下的慈善理念。

十多年前我还在国防部工作，参与过这场海啸的国际援助。新加坡所派遣的三艘装满救济品的登陆舰，是最早抵达亚齐灾区的外国船之一。



当时慈济的货船与医疗团队已经在灾区服务，叫我们大开眼界。

越南难民营

说到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已经在街道图上消失的Hawkins Road 25号，曾经有一块营地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篱笆内外是两个世界。这个位于三巴旺北部的越南难民营接济过约5000名由商船救起的船民。圣约翰岛是本地第一个安置难民的地方，随着难民有增无减，于是将他们安顿在三巴旺。

1970年代中，第一批越南船民投奔怒海。新加坡启动防卫机制，派遣陆军到白礁驻守。海军向德国采购的导弹炮艇甫投入运作，便马上执行任务。郭进保是一名国民服役军人，在军舰上荷枪监视着停泊在勿洛码头外，第一波32艘载满难民的渔船。有些女船民受不了海上颠簸的生活，不惜向阿兵哥苦苦哀求，愿意用肉体来换取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路经新加坡的船民远超过商船救起的人数。每个月有数百艘难民船路过新加坡，船上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有些已经奄奄一息，有些可能是逃跑的军人，随身带着枪械和手榴弹。有些船民故意纵火烧船，强迫新加坡收留他们。本地军人所能做的是解除船民的武装，提供饮用水和食粮，修理船只引擎，教导船民驾船技术，将油箱装满等，然后护送船只返回公海。

船民中不乏大腹便便，随时待产的孕妇。例如Pham Van Minh，她在竹脚医院生下女儿后续程法国，并感激新加坡赐给她最珍贵的礼物。

21年后(1996年)，新加坡送走最后一批船民，象征一个时代的终结。

多年以后，有些船民回顾这段经历，甚至回来新加坡游览。他们认为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难民营中最人道的，新加坡人也是最亲切的。有些难民带着临时证件，到附近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商家都对他们十分友善。在那个离乡背井，前路茫茫的时刻，本地人的一个微笑就是一份关怀，一份感动。

乌鲁三巴旺

难民营后面的山林连接到乌鲁三巴旺。“乌鲁”(ulu)是个马来词，指的是偏远，未曾开发的地方。我在这个山区接受训练的时候，每当休息时间，村民都会奇迹般地出现。摩多车停泊在胶林前，冰冷的汽水和热腾腾的咖喱角叫阿兵哥心痒不已。有时候村民还会使出美人计，由年轻的姑娘出马，连长官都受不了“诱惑”，不消一会儿摩多车便空荡荡地绝尘而去了。

对阿兵哥来说，265山头是最熟悉不过的山峰。这座山有三个山峰，最高的是265呎，新兵受训，士官与军官连夜挖战壕的防卫训练都在这里进行。辨认这座山的标记有高耸的福建会馆牌坊和四条小路交汇点，俗称four track junction。所谓患难见真情，好些同僚就这样结为一生的朋友。

惹兰乌鲁三巴旺(Jalan Ulu Sembawang)和弯弯曲曲的罗弄甘巴士(Lorong Gambas)两条黄泥路贯穿军民共用的地区，住在深山的居民必须花上一个小时才能走到巴士川行的大路。这里的村民大多来自福建，村民创建的乡村学校如增志、民正、华民、中玉、新华等遍布各个村落。新加坡拍摄的第



三巴旺的Lorong Lada Hitam Ulu，保留着些许昔日农场的特色

一部长篇连续剧《雾锁南洋》，就在中玉学校拍摄了几个月，学校师生跟未来阿哥阿姐共处，至今仍然回味无穷。

新华学校的李校长是位客家人，不论学识和籍贯都属于乌鲁三巴旺的“稀有品种”。校长在学校寄宿，老师却不喜欢住在这么偏僻，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地方，也没几个愿意起早摸黑，老远来到乡野谋生，因此流动性特别大。

文物局的义务导览员王东印在这个乌鲁的地方土生土长，眼看着校长除了兼做校工之外，可能还必须代教多堂课。东印的婶婶看准商机，分期付款买下一辆霸王车，让儿子载送老师上学回家，总算解决了棘手的师资问题。新华有三名毕业生戴上四方帽，东印是其中之一，传为佳话。

典型的农村生活

东印住在名为“万里泽光村”(Mandai Tekong)的山芭，数百居民以堂号济阳(蔡)、太原(王)和颖川(陈)这些原籍南安的亲属居多。这类氏族凝聚力是20世纪华族移民社会结构的缩影，随着乡村的流失而逐渐淡化。

万里泽光村有些从附近万里奉教山嫁过来，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他们的先辈可追溯到从潮州惠来逃难过来的天主教徒。90多年前，750名潮州人因迫害与政治动荡逃到汕头，天主教会安排他们来到新加坡。善牧主教座堂的神父Stephen Lee向殖民地政府写了50封信，多个月后政府终于拨出万里的丘陵地带让这些难民开垦安家。那儿的Stephen Lee Road就是以神父命名的。如今奉教山和Stephen Lee Road已经成为军训区，原本座

落在奉教山的圣安东尼教堂则搬迁到兀兰一道。

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万里泽光与万里奉教山的居民从中国移民来到鸟不生蛋之地，是为了好好安顿下来，不用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他们在租用的地方垦荒，挖掘鱼塘，饲养家禽和种植瓜菜，缕缕炊烟下一家人围在桌子旁，享受劳作的果实，形成典型的乡居风貌。

若想多赚些外快，罗弄甘巴士流入实里达蓄水池的大沟渠是钓黄鳝的好所在。黄鳝喜欢在光线昏暗，泥质松软的浅水区栖息，特别喜欢吃蚯蚓，只要投其所好，必有所获。黄鳝力气大，不肯束手就擒，紧紧卷住水中的树根，必须等待它精疲力尽的时候才收线。去除泥味的方法是将黄鳝养在缸里，吐出泥沙后才拿到村口销售。

蓄水池则是吊生鱼的好地方。由于政府禁止垂钓，东印和伙伴们便在夜间行事，在铜线上吊着几个鱼钩置入水中，一个小时后倒回来收拾工具，顺便提着大生鱼回家。民间认为生鱼汤具有生肌补血，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最适合动过外科手术或妇女剖腹生子后补身子。

将屋子租给外人酿制私酒是农家的收入来源之一。别以为躲在深山野岭酿米酒便神不知鬼不觉，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时候村里会出现“捉咕咕鸟”的暗牌(便衣警察)。咕咕鸟爱吃米，于是村民将酿米酒跟咕咕鸟相扣。暗牌的目的是不是捉人，而是用大钢钉将酒桶刺穿，让咕咕鸟血本无归。

暗牌来到这么偏僻的地方，自然一石多鸟，如监视私会党和聚赌等。遇到扫荡的时刻，通常由村长出面谈判，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如今的乌鲁三巴旺保留着一片山林作为军事用途，烟雾弹、枪炮声取代了农家的炊烟猪嚎，亚答锌板屋和咕咕鸟都不复存在。对曾经在这里长大的老居民而言：挑起沉甸甸的水桶上斜坡，猪寮田埂里挥汗劳作，星光下提着违例“偷赚”的活鱼，在熟悉的乡土翻山越岭的日子似乎相隔遥远。三巴旺的老故事展现平凡的甘榜环境中的励志精神，旧时光的芳华依然在我的心头蠕动。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向京, “南洋的黑白风情”, 《联合早报》2013年2月24日
2. 李国樑, “越南船民”, 《这里是新加坡·壹》新加坡书写文学协会, 2015年10月, ISBN 978-981-09-6468-9。
3. 王东印口述历史, 2019年2月1日
4. 温德来, “狮城怀旧”, 知识网, <https://knowledgeuser.weebly.com/2595525991385986530629422224782457626087.html>. Accessed 3 February 2019.
5.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6. Joshua Lee, Sembawang Hot Spring water used to be sold as drinks called ‘Zombun’ & ‘Seletaris’, Mothership, <https://mothership.sg/2017/11/sembawang-hot-spring-water-used-to-be-sold-as-drinks-called-zombun-seletaris/>. Accessed 29 January 2019.
7. Melody Zaccheus, “Year-long study finds area was refuge for Catholics from China, home to several granite quarries”, The Straits Times June 20, 2016.
8. Renuka M. & Nureza Ahmad, “Sembawang Hot Spring”,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580_2005-01-24.html. Accessed 29 January 2019.
9. Sembawang,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ttps://www.hdb.gov.sg/cs/infoweb/about-us/history/hdb-towns-your-home/sembawang>. Accessed 29 January 2019.
10. Zombun. The Straits Times, 29 November 1909, Page 6.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士、自由文史工作者)

The Roots of Sembawang

Today's Sembawang New Town has about 70,000 residents living in a 12sq.km space. It is one of the least densely populated housing estates in Singapore with reserved hilly and forest areas for military training.

In the 19th-century map, Sembawang, Mandai and West Seletar are joint pieces of “ulu” (remote) lands occupying the northern part of Singapore, with Mandai Road and the Johor Strait as boundaries. Whereas today, Sembawang, Mandai, Marsiling and Woodlands geographically form the Northern Singapore. At the river banks of Sungei Sembawang and Sungei Mandai, gambier and pepper plantations were cultivated. These river banks are called “kang” which means harbour. Nam To Kang, Tan Chu Kang, Lau Chu Kang and Bokokang could be seen from the old map but they later turned into rubber and pineapples plantations, which are now the lost scene of Singapore.

In the 20th century, with massive immigrants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the piece of ulu land, commonly known as Ulu Sembawang, evolved into kampongs and became the largest vegetable supply source for Singapore.

Ulu Sembawang was an area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village schools that were intermixed with poultry, pig and vegetable farms. Jalan Ulu Sembawang and Lorong Gambas were the two major roads leading to all the kampongs within this hilly compound. As Singapore established its own arm forces, military trainings for national service personnel and reservists were also conducted there.

The Sembawang Naval Base spreads from today's Sembawang Shipyard to the causeway. I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1920s as a cornerstone of British defence policy in the Far East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particularly as a deterrent to the increasingly ambitious Japanese Empire.

With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pull out of the British forces in 1968, the dockyard was handed over to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t \$1. The Sembawang Shipyard was established and it ventured into commercial ship repair. It was a source of sustenance to many who lived in the area since it started as the repair dockyard of the largest Naval Base east of the Suez Canal.

Today, the shipyard is one of the premier yards in this region engaging in ship and oil rig construction and repairs, and serving the foreign naval ships with their representation offices in the PSA Sembawang Wharf. A memorial for “The battle for Singapore 1941-1942” is occupying a small corner to commemorate the loss of two battleships and more than 800 navy personnel during the first sea battle with the Japanese.

Several historic black and white houses stand quietly in the tranquil environment next to the sea. These bungalows were built during the late 1920s during a flurry to provide housing for the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the Naval Base.

The Tzuchi Da Ai Gallery is nestled among lush greenery in a quiet black and white bungalow along Queen's Avenue in Sembawang. The Gallery presents the organisation's global footprints of Great Love and models of a humanistic culture, with numerous life-touching stories that await willing visitors. It is a place worth exploring.

走近逾百年历史的番禺会馆



文·沈芯蕊 图·番禺会馆

故乡，可能是年少时想要逃离的地方，却也可能是年老时回不去的地方。清明节的遥祭，中秋节的月饼，都寄托着乡思乡情，与亲人的血脉相连，天涯海角都无法隔断。这是笔者走进番禺会馆时的感悟。

141周年双庆晚宴

听着乡音，叙着乡情，终于有时间可以不用说华语和英语，广东话成为彼此交流的语言。生活的跌打滚爬都可以用家乡话彼此交流，无论是在最好的年华还是如今的迟暮之年，老友新朋相聚同欢，会馆的会员们就如家人般的热络。番禺会馆于红星酒家的晚宴让笔者这个不会讲广东话的人也同样感受到会员们的热情！2019年7月26日会庆当晚大家齐聚一堂，品尝美味佳肴、回顾历史、知识问答以及激动人心的宾果游戏，都让来宾开怀。番禺会馆荣誉会长曾士生、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领事兼秘书姜维巍以及450位来宾出席了盛会。

会长黎富荣(PBM)在致辞时表示，现今因为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会馆就显得落伍了，没有年青人会来会馆找同乡，没有人带着家书来找人帮忙解读，也不会有人特地下来会馆翻报纸看消息。春秋二祭，关帝爷圣诞，年轻人说，是什么来的？这些，年青人都没兴趣。所以会馆必须求变，想吸引年青人加入，只能求变通。

当晚，晚宴虽然以年长会员为主，但其实也不乏年



庆祝新加坡54周年国庆 暨番禺会馆141周年双庆联欢晚宴 2019年7月26日



荣誉会长曾士生(前排左3起)、会长黎富荣(PBM)、中国大使馆领事兼秘书姜维巍与番禺会馆名誉会长、理事、顾问合影

青人的身影，现场主持活动的就是会长的孙女黎晓洁，她也是番禺会馆的理事。会长表示，这一代的年青人，不再需要会馆了，不能怪年青人不来，会馆该想想能做什么让他们进来，留住他们。我们努力求新求变的同时，要有点耐性，耐心地等待那些中年人，年青人开始想要寻根认祖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想起会馆。

番禺会馆往事今朝

牛车水是新加坡华人的聚居区，也是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的地区，这里有各宗族的庙宇，也有被年青人认为很古老的会馆。如今的牛车水有现代化的购物中心，以及各色小贩和百年老店，成为游客们蜂拥而至的地标。

1878年，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人日渐增多，在同乡之间就有人组织会馆，以更好地照顾新来的同乡的愿望与需求。当时有一位经商致富的番禺人名为胡亚基(Hoo Ah Kay 1816-1880)，又名胡旋泽，号南生，人称黄埔先

生，在他的领导下建立起会馆。他既是清廷政府委派为驻新加坡的总领事，同时也被俄日两国政府委派为驻新加坡的总领事，后又被英皇册封爵士位。其社会地位崇高，在当时实属少见，是本地闻名的先贤人物。

根据现存于会馆的建馆碑记记载，经过年余的筹集，购置会所于海山街。(清光绪五年所立的碑记，因此确定成立年代为1878年)后经十年发展，会员日增，原址不敷应用，1889年，集资添购位于隔邻之摩士街14号作为副馆。

1917年，海山街正馆被英政府征用，1921年另购地建馆于牛车水，即现址新桥路281号，使用至今。

1921年新馆落成。馆名是时任民国政府高层领导要职的番禺邑人胡汉民所书，书法苍劲有力，筹建者将其石刻镶于大门之上。

1942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南下占领了马来亚与新加坡，会馆的文件档案都毁于战火。当时幸得有心人，将会馆所收存的石碑，

镶在馆内墙壁上，再用洋灰铺盖，成为墙壁的一部分而逃过劫数，得以保存至今。

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会馆重新召集，展开活动。

1948年，会馆鉴于战争期间，失学儿童众多，响



“番禺会馆”四字为胡汉民所书

应社会的号召，利用馆址开办“番禺学校”，学生日渐增加。

1952年，为了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学校又再发动向同乡募捐，购置隔邻283号屋宇，作为校舍。后来政府公立学校涌现，会馆学校逐渐停办。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到90年代，会馆翻新隔邻283号房屋，将之出租，收益作为发展会务所需。该工程1994年4月完工，共耗资50万新元。

2014年9月20日，会馆大厅改装成表演舞台，上演了一出《广(府)移(民)文化，源远流长》的戏剧，深获观众好评。

经历百多年沧桑，现在地处牛车水的新加坡番禺会馆楼体长廊墙砖斑驳，却依旧带有昔日的优美。笔者日前去会馆采访时，这栋3层楼建筑正在翻新，增设电梯以便年长会员到2楼和3楼参加活动，而1楼则准备出租，增加会务资金为会员更好地开展活动。

多年来，会馆开展各式活动，主要有春秋二祭，缅怀先贤。一年一度的会庆周年纪念，则配合会员祭拜关圣帝君宝诞同时举行。此外，传统的节日，如新春团拜联欢宴会，端午节及中秋节都举行或大或小的庆祝会。数十年来会馆皆代表广惠肇碧山亭颁发奖学金予品学兼优的会员子女及分发敬老贺岁金予年满70的会员。每5年一次在番禺举行的“旅外乡亲探亲大会”，番禺会馆从不缺席。

新加坡番禺会馆对慈善捐助，一向不落人后。由粤籍先贤所创办的广惠肇留医院的每次筹款活动，都会积极响应。2008年四川大地震及前几年的长江大水灾，会馆都向理事及会员筹募善款，通过驻新加坡的中国大使馆捐献。



民國三十三年本校第一屆畢業生與全體師長合影
番禺學校高小第一屆畢業生與教師合影

承前启后 不忘初心

作为拥有百多年历史的老会馆，新加坡番禺会馆创办至今，见证过先民南来的拓荒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建国的岁月、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等，发展起起落落。如今，通过历届会长理事的不断耕耘，在已连任16年的现任会长黎富荣(PBM)，及新旧理事的积极配合下，会务呈现朝气蓬勃势头。在适应环境变迁，配合国家发展的前题下，会馆也正积极调整步伐，以达至和谐繁荣的美好愿景。



番禺会馆
黎富荣会长

番禺是著名的美食之都，历来有“食在广州、味在番禺”的美誉。20多岁入行，在餐饮界摸爬滚打60余年的黎富荣会长，就是在餐饮界非常出名的“肥仔荣”品牌创办人。他觉得老一代人落地生根开拓新家园，乡情、乡音与乡韵却是不能丢失的灵魂。任会长期间，他跨洋过海拜访世界各地的番禺会馆，致力于促进新加坡番禺会馆与中国广州、港澳，马泰以及世界各地各乡亲组织的文化交流。

黎富荣多年来不远千里往来广州，与广州政商各界紧密联系，更为新加坡番禺会馆与中国番禺同乡们搭起深厚的友谊之桥，和世界各地的番禺会所，联谊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他积极的付出，致力于保持会馆与世界各地番禺乡亲组织的往来与相互关怀交流及所作出的贡献，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员会去年决定礼聘黎富荣，为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委员会侨事顾问，肯定了他不懈的努力与成就。

阳光闪耀，古老的建筑色彩鲜艳，每个角落都留存着历史的记忆。黎富荣会长表示，番禺会馆先贤留下的产业，使得会馆有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乡亲之间的信任与感情，祖先留下的传统要继续延续。等会馆翻新完成后将开设教广东话的课程，让年轻一代会说自己家乡的语言，让黄皮肤的华人知道自己的先辈辛苦打拼的历史。在新加坡开埠200年之际，不忘初心，方能将华人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自强不息 精益求精



文图·卢泓胜

最 近在网络上看到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无论做什么事，只要做到极致，就是一门艺术。”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过去7年在我身边的同学与同事，他们都以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到尽善尽美，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追求极致。我在北京读大学的4年，感受到了清华人“自强不息”的顽强精神；我工作的这3年来，体会到了香港人与港漂“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清华4年，领悟“自强不息”

清华大学是中国的顶尖高等学府，身边的同学都是各个省份名列前茅的优秀考生。还记得2012年的冬天，我在清华大学的第一门考试——《微积分》。这门考试对我而言意义非凡，它是我人生第一个用中文完成的数学考试，也是我第一次在零下十度冒着风雪骑着自行车赶往考场。

两周后，考试成绩出炉了！习惯了英国剑桥“A”水准打分体系的我，对自己70余分的成绩感到满足（毕竟在“A”水准的打分体系中，70分就是“A”级别了）。但没想到，我的排名不尽人意，令我非常震惊。



作者的清华大学毕业照



作者(右三)与同事在瑞银举办的亚太区创新比赛结束后合影留念

之后我很好奇地向班里的同学了解一下情况，没想到大家追求的不是70分，而是100分！身边的同学也经常对我开玩笑说：“学霸们拿100分的原因，是因为考试的满分只有100分！”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身边的同学都很用心地把握考试中的每一分。每一届高考有将近1000万的学生参加考试，在高考中每失去一分，高考排名就会往后几万个名次！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准备高考，追求完美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

我很庆幸当初选择了到清华念书，让我和中国顶尖的学生一起上课学习，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鞭策自己，追求我们“心目中的100”。很幸运地，经过了两年的努力，我在大三的时候拿到了我在清华的第一个“100分”——一门“C++编程”课程。这时我才充分明白为什么身边的同学都在追求完美。因为当你追求卓越时，达到目标的满足感是言语无法形容的。后来我开始念书念上了瘾，在毕业那年，年级排名还算可以，获得了“优良毕业生奖”，也算是为我在清华4年的学习经历画上了美好句点。

香港3年，领教“精益求精”

毕业后，我很幸运在香港找到了一份与金融领域相关的工作。我的祖籍是福建，我不会说粤语，小时候也没怎么看香港电视剧，所以对香港比较陌生。但我知道这里是一个精英汇聚的国际金融中心。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找房子租。和房屋中介一起四处看了一圈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寸土是金”。香港的租金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应届生来说是难以承担的。最后，我还是忍痛签下了人生第一个两年的租约。

后来，通过我和同事们的讨论才发现，一般香港人

在租金上的消费大概在薪水的30%到50%之间，生活费的压力可想而知。我想可能因为如此，香港的百姓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工作，因为如果不幸失业，不到半年就可能缴不起房租，不只影响自己，也会拖累家人。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他们不断地为更美好的生活打拼，不断地寻找与发掘自己在职场上的优势，以便保住饭碗。这样的环境孕育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在香港的这3年我遇到了很多有志青年以及成功导师，而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的自己强。他们不会和别人比，他们只和昨天的自己比。他们不会过度在意别人的评价。当别人说他们不好时，他们不会停下脚步；当别人说他们好时，他们也不会停下脚步。就这样，他们以一种“胜不骄、败不馁”的态度，持续追求成为更卓越的自己。

工作上，能和积极向上的同事并肩作战让我不断快速地成长。最为难忘的是我在两年前参加的一个公司内部跨越亚太区的创新比赛。我和3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向公司高层展示了如何应用“大数据”来完善现有的衍生品交易流程，让工作更有效率。这个项目获得了评审团的青睐，我们也在100多个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获得前三甲。每一位参加比赛的同事的初衷都是精益求精，把自己的工作做的更好。大家一同努力，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思考如何进步，对我来说是个非凡的经历。

在香港的3年，我从身边的同事学习到了很多学校所学不到的宝贵经验。香港人追求高效、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我敬佩不已。他们秉持着追求效率、追求卓越的态度，撑起了一座国际金融大都会。

有位人生导师曾对我说：“人生的路很长，但时间很短。”很庆幸在短短的7年中，我可以从身边的清华人、香港人与港漂身上学习到自强不息、精益求精的精神。他们用行动不断提醒着我：“无论做什么事，只要做到极致，就是一门艺术。”

(作者为第一届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现任瑞银投资银行副董事)

“南洋风” 的界说



文图·姚梦桐



“南洋风”的意涵到底是什么？这问题困惑着许许多多的画家、评论家，甚至美术史研究者。本文尝试追根穷源，挖掘战前华文报章上有关第一代书画家如何诠释“南洋风”的资料和文献，从而疏理探索“南洋风”的由来与意涵。

先理解“南洋”这概念，“南洋”泛指中国南方的海洋，这名词长期以来被中国人所用。1927至1948年间，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与作家南来新加坡与马来亚，他们的出现使到新马两地成为东南亚华人的聚焦点。此段时期出现了以新马两地即是“南洋”的概念。⁽¹⁾

艺术界称誉1929年新马画家的联展：“诚为马来半岛空前的美术展览，要算是南洋美术

界携手第一声”，就直接把新马当“南洋”。⁽²⁾ 上世纪20年代新马文艺界也视新马华文学为“南洋文艺”，主张把本地的风土人情以及自然景致等表现在南洋文艺里。⁽³⁾

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艺术界与马华作家对“南洋”的概念即指新加坡与马来亚。而“南洋风”的“风”字又隐藏什么玄机？下文引用林学大与吴得先（第一代书法家）的资料，以厘清“南洋风”的意涵。

林学大谈“南洋风”新美术

林学大创办南洋美专是有鉴于“星洲地当南洋要枢，为东西方贸易之总汇，物产丰富，经济



林学大《可怕的时间》80cm x 60cm(1954)

充裕，文物风光，别具热带特质。”⁽⁴⁾

1940年林学大提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反映。……艺术必须跟着时代和人类的现实生活以演进。”⁽⁵⁾这是他最早论述“艺术应该反映社会民生”的文献资料。1941年美专原本有个木漫研究会，并且创作出可观的成绩，惜沦陷期间，焚毁无遗，他为此深感遗憾。⁽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重视木漫负起揭露现实黑暗，教育民众的艺术功能。

讨论“南洋风”绝对不能忽略林学大于1954年美专第16届美展开幕时的一段话语。毕业自福建省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专修科的林学大以自身的专业语言来描述“南洋风”的意涵：

本校创办旨在传达祖国文化，辅助华侨教育，沟通东西艺术，形成“南洋风”新美术。……这次的美展是十六年来的第一个总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也许会发见更多未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理想境界，量的方面且不必说，就质方面讲，我们虽不欲过于苛求，但能不能吸收并消化“祖国”以及南洋艺术前辈高度技巧的精粹，会不会了解到目前世界艺术动态思潮，从而选取适合南洋现实环境的社会意识所需要的题材，创造出“南洋风”的新美术？⁽⁷⁾

南洋美专成立宗旨，从早期移殖“祖国文化”、“辅助华侨教育”、“沟通东西艺术”，然而随着局势转变，林学大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创造“南洋风”的新美术，这折射出华侨逐渐倾向认同居留地的愿望。1950年代的新加坡是反殖民的高潮期，停课、工潮、暴动、社会动荡不安。林学大提出画家应该了解世界艺术动态的思潮，构思具社会意识的题材，创造出“南洋风”的新美术。

1955年林学大在《南洋青年美术》的《刊首语》中提出六大纲要：（一）融汇各族文化风尚；（二）沟通东西艺术；（三）发挥二十世纪科学精神，社会思潮；（四）表现当地热带情调；（五）反映本邦人民大众需求；（六）配合教育意义，社会功能。⁽⁸⁾

纲领中的第五与第六点指出艺术创作必须以“反映本邦人民大众需求”并“配合教育意义，社会功能”为依规。是年12月8日林学大在美专预展会上向与会嘉宾致辞，叙述美专的历史以及强调艺术的马来亚化，必须以六大纲要为方针。⁽⁹⁾林学大创作于1952年的《马来婚礼》，1953年的《圣淘沙》都洋溢着热带情调。1954年的反黄作品《可怕的时间》，1955年的反殖作品《福利巴士罢工》都是将“南洋风”的艺术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艺

术作品，尤其是后者更是反映社会思潮并发挥艺术教育功能的典型例子。1956年8月14日“星洲一九五三年度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举办巡回美展，林学大在画展开幕时的致辞：“……社会思潮和艺术都互相影响……艺术只要和这两要素结合才能进步，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爱。”再次提到艺术的创作与社会思潮的结合，并对参展的画家以画笔来叙述历史给予赞赏。按巡回美展的展品就包括蔡名智《马来亚史诗》、郑国伟《劫余》/《拾遗》，林友权的《余恨》等。⁽¹⁰⁾林学大一向主张艺术应该反映生活，顺应新时代的到来，他给自己的艺术观注入明确的艺术元素，创造出“南洋风”的新美术，这是水到渠成自然不过的道理。

吴得先谈“南洋风”

另一篇发表在《南洋青年美术》署名三无（吴得先）的《南洋风》，此文与林学大提倡的“南洋风新美术”的意涵，可起互补作用，让我们更好地诠释个中意涵。三无在《谈南洋风》中说道：

美术是有其独特的风格的，这风格随国家、民族、地域而不同，南洋自亦不能例外，且而南洋又有其特殊。南洋地处热带，是人种的博览会。诸色人等，虽同以南洋为第二故乡，可是，民族不同，性格殊异，对于美术，承其民族固有遗留，自亦有其不同的风格。……大家都在大嚷南洋风的美术，提倡南洋风，可是什么是南洋风，要怎样形成南洋风呢？

我们知道，南洋地处热带，热带的人，有一些热带的情调，此其一。南洋——尤其是新加坡，是人种的博览会，起码亦有华巫英印四大民族，这四大民族，各有其民族风格，美术遗留，完全不能泯灭的。欧亚不同，温热亦异，此其二。

南洋风，实即马来亚风，马来亚已走上独

立自主的大道，不能不有它的国风。这“风”是要以热带情调为主，融汇华巫英印四大民族美术遗留的风格于一炉，沉浸涵咏，才可以完成南洋风的美术。⁽¹¹⁾

吴得先掀开了被蒙上种种猜疑的“风”？他的解释顿时让“南洋风”的“风”明朗起来：“南洋风，实即马来亚风”。马来亚已在走上独立自主的大道，不能不有它的“国风”。“南洋风”中的“风”即是“国风”，按《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即指西周时期十五个不同地域描绘自家风土民情的诗篇。

吴得先认为“美术是有其独特的风格的，这风格随国家、民族、地域而不同，南洋自亦不能例外，且而南洋又有其特殊”，对新马画家来说，在马来亚已在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美术作品应该有自家独特的艺术风貌——表现以热带情调为主，并融汇各族的美术风格于一炉的南洋风格。吴得先毕业于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精通经史子集，他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来叙述南洋美术作品应该有独特的时代风貌。

显然，“南洋风”的提出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二战之后东南亚民族自主运动日益蓬勃发展。南洋美术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同步的。1947年新马文艺界发生“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战，反对侨民文艺，反对“彼时彼地”；文学应该关注本地问题，强调“此时此地”。马华文艺主张以实现马来亚民主自由的独立，作为马华文艺的具体内容。1950年代的新加坡是反对黄色文化、反对殖民主义，提倡爱国文化，主张文化工作者以不同形式反映人民的诉求，以实现马来亚的独立，画家也不落后，用画笔描画激情年代的历史。因此，“南洋风”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我国独立前美术史的重要一环。

“南洋风”的意涵

结合两人观点，林学大着重解释“南洋风”

的现实题材以及艺术的社会功能，吴得先则锁定“南洋风”的特定时代，艺术应该有特定区域的风格。他们从不同角度切入，然而殊途同归。1955年陈宗瑞提出了艺术应描绘“此时此地”的生活，反映时代思潮与人文景致的特色，陈宗瑞没有进一步的诠释，可是其艺术观的框架离开他们俩的观点不远矣！⁽¹²⁾

“南洋风”涵盖两个意涵：一、地方特色，热带的情调、融汇各族文化风尚；二、时代性，配合社会思潮，作品具社会功能。当论述“南洋风”这严肃课题时，必须两点并重不可偏颇。倘若只以第一点来论述南洋风，“特别注意所谓四大画家（钟泗滨，陈文希，刘抗，陈宗瑞）的巴厘写生行，结果在还没有机会调查独立前之华文资料的状况下，宁静甜美的异国趣味和乐园风作品便已经成为南洋风的代名词，四大画家也成为南洋风的代表作家”⁽¹³⁾，这样就会成为一种谬论。

回眸我国美术发展的脉络，强调本土地方特色，热带情调是一个常见的关键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中国迁移到新加坡的第一代画家，他们住于斯，食于斯，渐渐对居住地有了感情，对身边景物，社会民生有了感悟，于是通过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并以各自的艺术语言表达出美感，在画家彩笔下，南洋的热带情调、风土人情，异彩纷呈。1936年华人美术研究会的创会会长张汝器是最早且有意识地把南洋的人文景致、风土人情入画的画家。他与众多的会员，可说是南洋艺术的先行者。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的动荡，南洋风的提出，给年轻画家有个探索本土艺术的新方向。1956年成立的赤道艺术研究会历届年展，画作题材大都撷取生活中的动态，表现的方式也着重谨严的写实手法。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出现揭露社会时弊，反映社会思潮的油画、水彩、漫画与木刻。画家为新加坡建国前动荡的社会留下不可或缺的历史印记，构建一个特定时代的视觉艺术现象。这显然是受到林学大的启发，当然这和赤道艺术研究会刚成立时的主要领导人深受苏联巡回

展览画派的影响有着更密切的关系。60年代晚期，随着我国独立与经济平稳发展，之后过于敏感的现实主义作品，逐渐不为人所重视。赤艺最后一届年展（1968年）之后，“南洋风”余韵缭绕，渐渐消逝，淡开化去。

1965年新加坡翻开历史的新篇章，如果现今的画家仍然沿用“南洋风”来描述新加坡的美术作品，是不合时宜的事。它，毕竟是过去式的历史用语而已！“南洋”的概念已经被东南亚取代。新马分家，南洋即是新马两地的概念早已是明日黄花。如今新加坡是个现代化都市，年轻一代的艺术理念与老一辈艺术家有很大的不同，艺术创作与艺术理念应随时代变化！这是自然发展的趋势，无需强求，无需抱残守缺！

注释：

1. 李金生《一个南洋，各自界说：“南洋”概念的历史演变》，见《亚洲文化》第30期，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6年6月，页122。
2. 姚梦桐《青年励志社主办一新加坡美术展览会》，见《新加坡前华人美术史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5）1992年12月。
3. 许杰“文学是要有地方色彩譬如我们一说到南洋，便觉得椰林、高树、旷野、草屋、牛羊等等徘徊在我们脑际，如果作者能够把这种地方色彩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见吉隆坡《益群日报》副刊《枯岛》，1928年10月25日。
4. 林学大《本校创办经过的回忆》，见《学大》，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出版，1986。
5. 华人美术会编《星洲日报星期日·艺术》，1940年5月26日。
6. 见1946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复办纪念刊》中的《弁言》。
7. 《美专十六周年开幕致辞》，《南洋商报》，4月10日，页5。又见《南洋美专展特刊》，《南洋商报》，1954年4月9日，页8。
8. 林学大《刊首语》，见《南洋青年美术》，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出版，1955年。
9. 《南洋商报》，1955年12月8日。
10. 姚梦桐《艺研会与巡回美展—狮岛的历史记忆》，见《怡和世纪季刊》第40期，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出版，2019年，7月。
11. 吴得先《南洋风》，见《南洋青年美术》，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出版，1955年。
12. 姚梦桐 胡贵宏《多元对话的反思—解读陈宗瑞的战前作品以及“南洋美术”的界说》，见《生机出笔端：陈宗瑞艺术特展》，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出版，2017年，页57—72。
13. 吕采芷《林学大的艺术世界》，见《传承与开拓—林学大及林友权美术作品展》，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出版，2011年。

（作者为本地美术史研究学者）

古典印度舞

舞



文·吴明珠

图·Singapor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Bhaskar's Arts Academy

印

度族是我国的四大民族之一，他们的传统艺术在新加坡这一块土地上得以保留和传承。2019年4月中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的《舞蹈的历程》（Natya Yatra）就全面地展现了印度古典舞蹈的勃勃生机。

《舞蹈的历程》是Singapor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SIFAS) 为庆祝成立70周年，特与滨海艺术中心合作的演出，该演出也是艺术学院第17届的古典印度音乐舞蹈节的节目之一。长达3个小时的《舞蹈的历程》以古典舞蹈、纪录片、动画、旁述以及现场乐队来介绍百年来古典印度舞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其他参加演出的艺术团体包括 Apsaras Art, Temple of Fine Arts, Bhaskar's Arts Academy 以及 Usha Rani Maniam Dance School。

古典印度舞种类繁多，其中4种在新加坡

有不少学生。这4大类是：Bharatanatyam, Kuchipudi, Kathak和Kathakali。它们在远古时期盛行于印度庙和宫廷，表演者原来只有男性，后来许多女性也加入这个行业。Bharatanatyam, Kuchipudi和Kathakali是南印度的艺术，唯有Kathak属于北方的舞蹈。

由于我国的印度同胞大部分是南印度淡米尔纳都和周边省份印度人的后裔，因此学习Bharatanatyam的人数最多。

Bharatanatyam 以屈膝功夫著称

Bharatanatyam 舞蹈动作分抽象和写实两种。抽象的部分着重几何图形的姿势，以屈膝的功夫为特征。写实的部分叙述兴都教的神话传说或文学作品的片段，有南印度古典歌曲伴唱。



《舞蹈的历程》剧照

参与《舞蹈的历程》演出及编舞的Bharatanatyam老师吉塔纳丹（39岁）是印度著名的卡拉斯特拉舞蹈学院的毕业生，曾在印度、马来西亚、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表演。吉塔纳丹对《舞蹈的历程》有美好的印象。他说：“参加这一个演出让我了解古典印度舞在新加坡的起源，发展及展望。看到我们珍贵的文化在这里开花结果，我非常欣慰。还有，我发现新加坡的观众很懂得欣赏古典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Kuchipudi 有民俗趣味

Kuchipudi 和 Bharatanatyam 在舞蹈技术上很靠近，唯一的差别是：Bharatanatyam 的宗教色彩比较浓，Kuchipudi 则偏向民俗的趣味。

在新加坡印度艺术学院教授 Kuchipudi 的安姆

丽达童年在华盛顿拜名师学 Kuchipudi, 15岁回返新德里继续进修。她也曾到过美国、瑞士、南韩及东南亚各国表演。她说：“新加坡的学生很勤奋，聪明，热衷于古典舞。”

Kathak 在腾飞中展现热情

Kathak 的特征是舞步讲究腾飞，跳跃和旋转等技术。所叙述的故事很多是兴都神克里斯那的事迹。

在 SIFAS 教导 Kathak 的穆拉·阿伏沙汗5岁开始跟父亲学习Kathak，曾在印度和毛里求斯授课。他说：“学这一门舞蹈，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老师能启发学生。现代的 Kathak 很灵活，在不同的国度表演会用当地的乐器伴奏，例如非洲鼓。”

穆拉·阿伏沙汗的同事安姆拉巴丽(26岁)到过

10多个国家表演。她拥有舞蹈硕士学位，已表演500场 Kathak。她也为《舞蹈的历程》表演和编舞。她说：“这一个大型的演出让我有机会和不同地区的艺术家合作。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灯光和舞台设计水准很高。”

Kathakali 表达9种脸部表情

最具有神话和魔幻色彩的舞蹈要算是 Kathakali。Kathakali 源自印度西南地区的克拉拉省。Kathakali 舞蹈员穿精致的服装，脸上涂厚重的色彩。他们得花不少时间训练脸部的肌肉以表情达意。

在我国，Bhaskar's Arts Academy是此种舞蹈的佼佼者。该学院有67年的历史，创办人是巴诗卡。2019年3月16和17号，学院在月眠路艺术中心呈现两部 Kathakali。资深舞蹈老师毕竺(47岁)，负责表演及编舞。

他说：“Kathakali 要求舞蹈员以充满诗意的神情来传达9种脸部的表情。能为巴诗卡编导这两出戏，我感到很光荣。这两部戏集合了本地和印度最优秀的舞蹈家。故事来自印度名著摩诃婆罗多。两个强悍的男人冲突了起来，结果两败俱伤。故事和当今的世界局势不谋而合。”

古典印度舞在新加坡找到知音，还不时得到印度高人指点，它的前景一片光明。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CLASSICAL INDIAN DANCES THRIVE IN OUR COUNTRY

Indians are one of the four major races in Singapore, their traditional arts are well-preserved in this piece of land. A large-scale dance programme presented at The Esplanade Concert Hall in mid April, 2019 showcase in full the splendour of Classical Indian dances. Titled Natya Yatra, it was created by Singapore Indian Fine Arts Societ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splanade to celebrate the society's 70th birthday. It was also one of the programmes of its 17th Classical Indian Music and Dance Festival. Lasting 3 hours, the concert, which means journey of dance, introduced the 100 years of history of classical Indian dances with documentary, animation, narration, dance and an orchestra. The other dance groups that took part in this show are: Apsaras Art, Temple of Fine Arts, Bhaskar's Arts Academy and Usha Rani Maniam Dance School.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Indian dances, among which Bharatanatyam, Kuchipudi, Kathak and Kathakali are the most popular in Singapore. Because most of the Indians here are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from Tamil Nadu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Bharatanatyam is the most popular art here.

The dance steps of Bharatanatyam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bstract movements and narrative movements. The former focus on geometric patterns while the latter seek to tell a story through facial expressions, gestures and dance steps. Guru Geethanathan, a dance teacher with SIFAS, is a graduate of Kalakshetra, a famous dance academy in India. He was one of the dancers and choreographers of Natya Yatra. He had performed in India, Malaysia, China, Japan and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He says his involvement in Natya Yatra has helped him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spect of classical Indian dances here. He is pleased that the Singapore audiences truly appreciate the dances. Kuchipudi is similar to Bharathanatyam in techniques but is more folksy and sensual. SIFAS' Kuchipudi tutor Amrita Lahiri has performed abroad and observes that Singaporean students are hard-working, intelligent and passionate about classical dance. Kathak, a northern-indian dance form, stresses leaping and turning. The dancers too tell stories, among which that of Krishna is a favourite. Guru Mulla Afsar Khan who teaches Kathak at SIFAS started learning the dance with his father. He thinks that the guru is important because he can inspire the student. His colleague Aamrapali Bhandari has danced in 500 performances. She says the show has given her an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nd praises the high skill involved in the art of stage and lighting design. Kathakali originated in the South-western Indian region of Kerala. Dancers of Kathakali wear heavy and colourful makeup on their faces and splendid costumes. In Singapore, Bhaskar's Arts Academy excels in teaching Kathakali. In March 2019, the academy staged two shows with tales taken from the Indian classics Mahabharata. Guru Biju (47) who choreographed both shows says that Kathakali is an art which is experienced through the beautiful poetic visualisation of all the nine facial expressions.



走进凤山寺



严孟达

徐伏钢



文·陈楠
图·编辑部

9月14日下午，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在新加坡南安会馆礼堂举办“走进凤山寺”主题讲座，该中心副主席严孟达和前新闻工作者徐伏钢为听众讲解新加坡凤山寺的历史。此次活动吸引了约100人出席，新加坡南安会馆和国家文物局也对活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首先，严孟达介绍了新加坡凤山寺的历史和起源，讲述了广泽尊王郭忠福的生平和传说。新加坡凤山寺渊源于福建省南安市的同名古刹，其供奉的神像及香炉，皆来自南安凤山寺，于1836年为本地南安社群所兴建。1978年，凤山寺被列为国家古迹。几十年来，新加坡凤山寺经过多次重修，最近的一次落架大修于2004年至2009年进行。完成大修后，于2010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文化遗产保存卓越奖”，成为本地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项目。

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中心将这一次的重修过程及新加坡凤山寺的历史与文化集结成书，今年初出版了《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严孟达与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担任联合主编，另一位讲者徐伏钢担任本书的摄影编辑，联合海内外多位学者，与故宫出版社共同出版了这本书。该书记录了凤山寺的建筑、人文、历史和修复过程，反映工程的艰巨和社会意义，也是本地机构

首次与北京故宫出版社进行跨国合作，意义重大。

徐伏钢通过精心编选的160多张照片，为听众全面介绍凤山寺的历史与文化，带领大家从多角度走进修复后的凤山寺。它的一草一木，一个个雕梁和壁画背后都是数不尽的故事和典故。

神话典故比如八仙过海、女娲补天、梅山收七怪；历史典故比如萧何月下追韩信、三顾茅庐、姜太公钓鱼，精彩的故事承载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徐伏钢侃侃而谈，引人入胜。

徐伏钢笑说：“凤山寺无论从建筑还是文学文化价值上都博大精深，若能研究透，差不多就能拿学位毕业了！”他表示自己在拍摄过程中考证、注解、研究，甚至为调较好角度险些从高处摔落。虽然这是一件辛苦的事，但探索凤山寺的这片天地，犹如猜灯谜一样好玩。

讲座吸引不少国大建筑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前来，无不听得津津有味。两位主讲人表示，听众冒着重重烟霾前来，令人感动。他们建议大家阅读《凤山寺：走向文化遗产历程》，可以通过这本书多角度多层次地认识凤山寺。讲座结束后，大家也在南安会馆安排的义务导览员的带领下游览了凤山寺，更进一步了解这座国家古迹。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生记者，现就读于华侨中学高中部一年级)

东南亚华人与亚太新世纪

2019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文图·顾楠楠



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
致开幕词



陈荣照教授
致开幕词

9月28日上午，中国文化中心四楼剧场座无虚席，由南洋学会举办的“东南亚华人与亚太新世纪2019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里举行。研讨会分前后两场进行，主题分别是“东南亚华人与信仰”、“东南亚华人表演艺术”、“东南亚政治经济”，主讲人来自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大陆、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南洋学会由姚楠、张礼千、郁达夫、刘士木、关楚璞与许云樵六人于1939年冬发起组织，现有会员国内外110余人，是东南亚华人最早研究南洋课题的学术团体。今年恰逢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同时又是南洋学会成立80周年，可谓双喜临门。会议在现任会长（原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教授及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致开幕词后正式拉开帷幕。

首先上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

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梁元生主任发表题为《“海岛”与大陆：试析近代新加坡、香港两地华人的政治取向与文化认同》的演讲。他说：“几个月前，当我接到南洋学会邀请，为9月28日国际学术会以海外华人文化和政治认同为题作主旨演讲时，我身处的城市香港尚是安定繁荣，与新加坡同被誉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营商及宜居城市，想不到过不多时，六月风暴突起，示威群众频频游行，并且攘成暴乱，冲击政府和警察，又鼓动罢工、罢市、罢课，阻塞交通、影响生计，使香港突然沦为满地硝烟的战场，成了一个躁动不宁的城市。反观新加坡，这些年来在稳定中持续发展，深受国际企业的青睐，在投资、营商、教育、创新各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令躁动的香港嫉妒和羡慕。”接下来，梁教授以英籍华人林文庆医生1919年在英国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大学第三届荣誉博士学位颁授典礼的致辞开始讲起，作为华人的林文庆医生赞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推崇儒家文化，认为其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都值得着意栽培专家及技术人员是现代大学参考和借鉴……

梁教授的演讲引起了在座听众强烈的共鸣，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林纬毅教授主持第一场论坛：东南亚华人移民与信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与高级研究员许源泰博士从坟山文化与管理的角度作了《新加坡清朝古墓、恒山亭研究》的演讲；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蔡志祥教授的《从祖先到先人：新加坡的中元节和万缘胜会》，从灵魂救赎的角度讨论新加坡华人在落叶归根的过程中，如何一方面应对国家发展中土地利用的问题，另一方面讨论在坟山迁徙过程中，灵魂安顿和归属的问题；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暨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景熙教授旨在推行“道德教化”的海外华人宗教“德教”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从1939年至20世纪60年代的德教紫系文献，在勾勒该华人教派在新马地区多元民族社会历史中与时俱进的演变脉络的基础上，探讨海外华人宗教借助扶鸾仪式，动态建构社会认同，传承中华文化的具体机制，发表演讲《从“化乡”到建构“公民”新马德教紫系与华人社会认同的演变》。



下午的演讲更加精彩纷呈，首先是蔡曙鹏教授主持的“东南亚华人表演艺术”，来自中国东南大学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王廷信教授发表演讲《中国戏曲在东南亚的传播》；来自悉尼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中国研究系讲师石峻山博士发表了《缅甸华人戏剧发展概

论》演讲；澳门大学历史系张倍瑜博士发表了《后殖民时期马来亚潮剧改革与新马社会主义运动》的演讲，将新加坡潮剧置于五六十年代新马社会运动背景中，探讨戏班艺人如何在纠葛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反殖运动影响下，成立马来亚潮剧职工联合会，将工人运动和潮剧改革结合起来。



由许振义博士主持的“东南亚政治经济论坛”把整场研讨推向了高潮，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中国项目部主任李明江副教授发表《“一带一路”倡议：地缘经济与印度 - 太平洋地区之安防竞争》演讲，探讨“一带一路”对中国及印度 - 太平洋区域国家在安防课题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一带一路”可能对区域经济和中国的国际安防政策形成重大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博士发表演讲《“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南亚地区》，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政策转变、东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投资以及面临的挑战等4个方面论述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博士则以《“一带一路”中马关系：机遇与挑战？》论述了马来西亚各界普遍积极看待中国建设“21世界海上新丝绸之路”的构想，也期盼中国在这方面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以商业贸易为主轴，促进双方互惠互利。

8个小时的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现场听众兴致盎然，不少人还意犹未尽地围着嘉宾探讨相关话题，感叹这是一场思想的盛宴，获益良多。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中国文学博士)

山川斯民 熊启川油画展

文·沈芯蕊 图·主办方提供

位于百胜楼3楼的维多利亚美术馆，2019年9月6日举办了《山川斯民—熊启川油画展》。此次画展是来自中国贵州师范大学的熊启川教授连续第三年到狮城来展示他的艺术创作。

熊启川1962年生于贵州，除教学之外，主要从事架上绘画研究。他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台江、从江等地苗族、侗族人物风情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壁画和油画作品。在他的画笔下，彰显着当下云贵高原上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状态及人物性格特征，其独特的艺术构成和语言张扬着自己的艺术个性。因为熟悉那片神秘的土地，那里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都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得以完美的体现。

维多利亚美术馆馆长赵宏介绍，2017年，熊启川参加新加坡一家画廊举办的多人联展，当时只有其中一人售出画作，令他有些泄气。无意中他到百胜楼闲逛，偶遇维多利亚美术馆馆长赵宏，两人相见投机，熊启川当即决定第二年再来新加坡举办个展。

2018年熊启川如约来新加坡举行个展，开幕之前他有所担心。因为他的作品以人物画为主，表现的又是贵州山区的少数民族。这些山民在高山的梯田耕种；屋子里上面住人，下边养牛；用收割水稻的镰刀剃头……新加坡收藏家有可能不容易接受。令人意想不到的，在画展布展期间，有一位穿着拖鞋，身着短裤的年轻混血女郎走进画廊。女郎的



《用镰刀理发的岜莎汉子》

华语不错，与画家随便聊了一会儿之后，竟然爽快地以近6位数新币的高价，买下尺寸最大的一幅画《苗家风情——姐妹节》。当画廊把作品送至女郎在乌节路的超大豪宅时，所有人都很惊讶，女郎的家就像一个颇具规模的艺术博物馆。

熊启川表示，这幅画是采用壁画的构图，用油画材料绘制，当时为第十届全国美展所作，画好后受到诸多好评，作品在许多杂志上发表过。他记得当时为画这幅画特意去采风，因为时间临近过年，所以画面中有喝酒的场景，还有打糍粑的场景，画面场景宏大。

熊启川表示，当初去中央美院做访问学者时，其实是去寻找艺术创作之路的。他的老师让他画自己熟悉并喜欢的，而且是自己特别想画的东西。之后，熊启川就一直坚持表现少数民族这一题材。

那次展览期间，新加坡著名写实派油画家蔡名智前来观展，对熊启川所画的苗族山寨女子十分赞赏。

如今，熊启川第三次来到狮城举办个展，更是有诸多社会名流前来观展。9月7日在画廊还举行了一个赠画仪式。据新加坡贵州同乡会李曼娜副会长介绍，蒲松文女士是贵州茅台酒华家的后人，画家熊启川特意为蒲女士夫妻绘制了一幅肖像画并赠送给她。新加坡贵州同乡会也有众多同乡前来捧场，让熊启川非常感动。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华族戏曲 走进南大校园

文图 · 沈蕊蕊



环境优美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最为古色古香的建筑便是“华裔馆”。2019年9月7号下午3点，戏曲进校园活动“华族戏曲赏析工作坊”在这栋被列为国家古迹的建筑里举办。

随着华裔馆馆长、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中华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游俊豪的开场白之后，华族戏曲协会会长卞会宾以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为切入点，带领大家“了解戏曲的诞生、京剧怎样成为国剧、戏曲为何来到南洋”等，将具有民族特色的戏曲知识带进南大校园。

观众们除了欣赏到历代戏曲精彩片段视频及了解戏曲知识外，还可登台向华族戏曲协会艺术总监黄萍学习水袖、马鞭、刀枪把子等具代表性的戏曲程式化表演技巧。

除南大师生外，不少公众人士也积极到场参与该活动，一同融入传统戏曲的文化氛围当中，亲身经历一次华族经典艺术的洗礼。当代艺术研究会会长蔡志礼博士、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郭振羽、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主任罗必明等出席了活动。

卞会宾表示，早在良师益友徐冠林教授任南大校长时，他们就计划在南大设立“京剧角”，以丰富学生们的校园生活。现在落实了戏曲进校园活动，接下来准备在华裔馆开办长期“戏曲课程”，将以“唱、念、作、打”为切入点，把母语文化及传统价值观带进校园。

梨园，是古代对戏曲班子的别称。戏曲的服装俗称“行头”，其丝绸的光泽与美丽的刺绣把律动之美的意蕴挥洒得淋漓尽致。戏曲的唱腔，因戏曲种类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流派的不同而千变万化。优美的身段是戏曲表演艺术塑造人物形象、提示人物内心活动的方法之一。戏曲演员运用音乐化的对白与舞蹈化的动作去表现故事情节。重要的是：传统戏曲吸收了中国画“留白”的表现手法，将道家“无”和释家“空”的东方哲思融入其中，通过“一桌二椅”的程式化表演呈现出大千世界。这就是中国戏曲的精妙之处。卞会宾在讲解时带来来宾这样的感悟。

卞会宾表示，通过近十年来在学校开设戏曲课外活动的情况看，青少年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戏曲，而是他们没有机会接触正规的、质量高的戏曲表演，也没有一台适合他们口味的精良传统剧目可以欣赏。要让年轻人改变对传统戏曲只是枯燥的大段唱词配以单调背景的印象，让他们爱上戏曲，爱上饱含丰富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传统艺术，需要戏曲艺术工作者与教育机构的密切协作。

题图说明

1. (大图) 听众向华族戏曲协会艺术总监黄萍(左3)学习戏曲程式化表演技巧
2. (小图) 华族戏曲协会会长卞会宾为大家讲解戏曲为何来到南洋



世纪跨越 华社、华团、华报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编辑部

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和华裔馆联办的“世纪跨越：华社、华团、华报”讲座，于9月22日晚上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举行，吸引了约130名公众出席。

此次讲座邀请了南洋理工大学刘宏教授、宗乡总会会长陈奕福及《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分别讲解华社、华团、华报跨越两个世纪的变迁以及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柯木林担任本次讲座的主席。

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变迁

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刘宏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海外华人研究学者，他以“新加坡华人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与外在环境”为题，讲解了新加坡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社会变迁，以及促成这种变迁的内部原因及外在机制的改变。

刘宏教授梳理了新加坡建国前后华人社会的不同发

展阶段。二战之前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以不同的方言群划分，各个方言群有自己居住的区域，从事的行业等，彼此之间有互动。战后尤其是新加坡建国之后，政府以建立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为导向，推动新的国家身份认同，之前华人按方言划分身份被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族群身份取代。新加坡的华人也从早期希望落叶归根回中国，转变为落地生根，在新加坡建立家园，其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都发生了改变。

刘宏教授指出，理解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不应该有中原心态，因为中华文化到了南洋之后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它结合了当地的文化，使之有别于中国大陆、港澳台中华文化，具有本土化特点。此外，理解新加坡华人社会变迁，应该将其放在区域网络和全球视野中思考，新加坡是华人在东南亚的一个经济与文化的枢纽，以此为中心，辐射至东南亚邻国、东亚及南亚地区。而全球化也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了影响。

刘宏教授说，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于中国衰落的晚

清，而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目前中美的冲突，也给新加坡华人社会带来一些机遇和挑战。而在新加坡社会内部，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如何接纳新移民，促进新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融合，如何在文化认同的多元与政治认同的单一之间找到平衡，以及如何应对全球化、人才环流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都是未来新加坡华人面临的挑战。

最后，他也表示，新加坡族群治理模式具有普世意义。新加坡在经济发展、政治治理、文化认同等方面没有出现像现在香港一样的问题，是因为政府通过教育及社会参与建立了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使得国家、社会和文化之间达到有机的平衡，这些都是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经验。

华文报与华社的共生关系

资深报人林任君则从“华文报与华社的共生关系”的角度，讲解了作为新加坡华社传统支柱的华人社团与华文报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在维护新加坡华人身份和华族文化独特性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林任君说，自1881年第一份华文报《叻报》问世以来，华文报就和华社建立了牢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华文报为华社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食粮和消息平台，华社则为华文报提供经济支持，彼此互相依存，持续至今。在华校消失之前，华人社团、华文报和华校构成了整个大华社的三大支柱，这种局面维持了将近100年。华校这根支柱轰然倒塌后，只剩华人社团和华文报共同肩负着支撑华社的重任。

林任君提出宗乡总会和华文报有必要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上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进一步巩固华社的根基。在社会层面上，华社要密切注意如何确保新加坡华族的这个身份不会在变幻莫测的时局和我国的社会变迁中受到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侵蚀，从而动摇新加坡的社会根基。环顾当今世界，认同政治方兴未艾，将会一直是国际博弈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拥有庞大会馆资源的宗乡总会和在华人世界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联合早报》，应该相辅相成，建立强大的合作机制，共同形成一道坚固的心理防线，一方面确保新加坡华人的独特身份不会变质，另一方面防止外人利用“政治认同”做文章，试图影响国内的族群关系和新加坡的对外关系。在文化层

面上，华文报和宗乡总会可以为促进华族文化的茁壮成长搭建一个合作平台。他提议，宗乡总会和华文报可以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声势，结合本地华族文化艺术界的力量，整合资源，树立旗帜，召集志同道合的团体机构，合办一个有水准却又雅俗共赏、让人们每年都期盼的文化节。

在总结时林任君说：“华族的独特身份和独特文化是新加坡华社的精神根基，维护好这两大根基才能确保华社的稳定和发展，才能促进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社会的长治久安。宗乡总会和华文报作为华社的两大重要支柱，在这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双方继续维持共生共荣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是国家社会的最佳保障。”

宗乡会馆功能的变迁

陈奕福于2018年9月出任宗乡总会会长，此次讲座是他担任会长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他分享了新加坡的华人会馆跨越两个世纪的变迁，它们在过去和现在所发挥的功能和贡献，以及会馆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陈奕福说，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华人曹亚志即在同年创办了新加坡最早的会馆——曹家馆，三年后宁阳会馆和应和会馆成立，此后各个籍贯和姓氏的会馆纷纷成立，在早期的华人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过去的会馆承担着照顾安顿新客，安排就业，调解纠纷等职责。此外，会馆还兴办教育，创办医院，设立义山，推动慈善福利，同时还致力于弘扬华族文化传统，庆祝华人传统节日，创建庙宇，将各籍贯的信仰带来本地。

新加坡建国之后，宗乡会馆原有的一些功能被政府取代，宗乡会馆因此转变角色，肩负起了传承文化和传统的使命，除了继续在华人传统节日举办庆祝活动，会馆还以设立奖助学金的方式继续支持教育，通过协助新移民融入、跨族群融合等方式促进社会和谐，培养年轻人，传承文化与价值观。此外，也通过举办国际性的联谊活动，促进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

陈会长强调说，宗乡会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传统会馆是否会失去影响力？会馆活动是否会失去号召力？小会馆会不会消失等？他建议宗乡会馆应该整合和共享资源，采取更有效的管理模式，并保持开放的态度，采取创新的形式，以应对时代转变所带来的挑战。

文章浩荡人 风骨神仙品

怀念陈建坡老师



《开天辟地》67x119cm (2014)



《生活》68x136cm (2000)



文图·南治国

笔染云烟金石痴
襟怀抱月艺名驰
斯人已去丹青在
汲古融新一代师

——朱天寿

陈老师，是冥冥中注定的吗？我是第一位到您住家楼下来看您的人……

后港三道大牌249，晚上10点38分，我随着GPS的导引，驾车绕了老半天，来到了您家楼下。

然而，楼下空无一人，路灯惨白，新加坡久不下雨，地上散满枯叶。

（我和啸涛书法篆刻学会的秘书东曦兄联系，才知道早报的消息不确，您的追思会明天才举行。）

这是怎样的一天啊！上午在怡和轩开会，为一份传承华族文化的杂志的前途据理力争，心境已是烦闷。也是因为忙碌，以前的同事，也是很好的朋

友的小孩都出世一两个月了，今天中午才得空一起吃午餐，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到下午两点多才凑齐，好久不见，朋友都是很好的朋友，初生的小孩也是非常可爱，朋友一定要我抱一抱，小孩在我的臂弯里特别开心，不时甜笑，但不知为什么，我兴致依然不高。吃完午餐，又去开了一个会，再紧赶慢赶，为自己的第一个书法个展和好朋友一起聊天商量。时间仓促，和朋友聊得并不尽兴，又赶着去开《怡和世纪》杂志的编委会，大家一起讨论接下来第41期的主题，听几位专家教授讲新加坡历史建筑的保留，我还是没提起兴致。偷闲翻了翻手机里的信息，冯焕好院长两个多小时前发给我一条短信让我错愕，是《联合早报》的一篇链接：本地知名画家陈建坡逝世。

我似乎这才明白，自己这一整天为啥这般闷闷无神：陈老师走了……

但是，本月初我特别去陈建坡老师在百胜楼的“三画廊”，和陈老师的太太傅美珠老师聊了很久陈老师的近况，并表达我想再去看一看陈老师的



《水月相忘》68x136cm(2014)



《知己》68x136cm (2000)



《空灵澄明》68x136cm (2014)



《墨影幽花》68x136cm (2014)

愿望。傅老师说，陈老师在积极配合物理治疗，最近还有一位很好的中医朋友在给陈老师进行针灸治疗，说陈老师非常配合，头上身上扎满针，心情却不坏，还说陈老师的状况在缓慢恢复中，要我等陈老师状态再好一些才去他家看望。上个周六，南京的诗人黄梵来新加坡讲学，我们约了在百胜楼的一家餐馆吃午餐。午餐前，我匆匆提了一些余仁生的燕窝交给了傅老师，让她转告我对陈老师的祝福和想念，匆忙之中，也没和傅老师细聊，她只是说陈老师老样子，尚在恢复中。

但这才过了五天，陈建坡老师走了。

二

和陈建坡老师相逢恨晚。

我2001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是年，陈老师获得新加坡政府颁发给文化人的最高荣誉——文化奖章。初来乍到，我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尽快完成博士论文，对艺术界这样轰动的大事竟也充耳不闻。之后，有四五年时间花在一篇

必须要有一三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上，再接下来又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义安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教华文，不知是大气候不好，还是自己水土不服，总之，教华文的激情日渐偃息，这时候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的诱惑乘虚而入，我变得游手好闲起来，混迹于画廊、画展和艺术家的工作室，自己也摆出十足文化人的范儿来，不仅开始主编几本杂志，而且把荒疏多年的书法拣了起来，以“星洲闲人”自号，才渐渐知道陈建坡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新加坡的书、画、印皆优的艺术家。

2016年5月底，为了第45期《锡山》杂志的封面图片，我特别去百胜楼的三画廊拜访陈建坡老师，希望能用他的画作来设计第45期杂志的封面。那是我第一次拜访陈建坡老师，他精神很好，穿着白色亚麻上衣，左手腕上绕了几串佛珠（后来听傅美珠老师讲，其实有一两串是非常珍贵的天珠手串），仙风道骨的神韵，让人倾倒。陈老师得知我的来意，非常热情，说电脑里正好存有一些自己作品的高清图片，问我喜欢什么风格和色调的。我

就从他的画册里挑了那张《无弦琴韵流沙界，清音普应大千机》，淡墨勾勒几片荷叶，烘托着两朵莲花，一只小鸟立于花枝上，浑然不在意周遭的一切。整幅画构图简省，色调雅洁，禅意与生机，奇妙交合，我非常喜欢。陈老师当晚就把高清图片电邮给我了，第45期《锡山》因为有陈老师的画做封面，大为增色。虽然是和陈老师第一次约见，清茶一杯，相向而坐，神聊了近两个小时，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叹。临别，陈老师赠送了三本他的画册，一一签上“南治国博士雅正”，最让我吃惊的是，得知我喜欢书法，陈老师特别写了一幅《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棋》的书法作品给我，落款是“唐李远句，治国先生雅属，丙申伯平陈建坡”，让我不敢相信。

过了几天，我去了上海，但念念不忘和陈老师的“初见”，我在黄浦江畔的住家，想着千里之外的陈老师，写了一篇小文《陈建坡老师的痴与黠》，发表在第45期《锡山》上，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痴黠乃艺术家的天性，陈老师对线条、色彩和构图的痴与黠，使得他对书法、绘画和篆刻屡有神思匠韵，挥就独造之作；而生活中，他和傅老师的相识、相知与相爱，何尝不是源于一份自然本真的痴念与慧黠。

老我惟疏放，人闲即是仙，陈建坡老师如此自况，其痴也真，其黠亦慧。

一个月后，杂志出版了，我给陈老师送去几本，他对封面的设计表示满意。过了两天，他又给我电话，说认真读了杂志，夸杂志内容充实，品趣很高。对于我写他的那篇小文章，他说，就一次见面，我就抓住了他的真性情，而且，他强调说，我是第一次写出了他的“性情”，言语中颇多知音之慨。

三

和陈老师的交情很快热络起来。

我们常常微信联系，开始聊一些相当私人的事情。陈老师说他心脏不太好，已经有年头了，听说

林清如先生不久前做了心脏手术，相当成功，他说有意和林清如先生见一面。2016年7月中，我和林清如先生一起去陈老师的古楼画室，大家相见甚欢，陈老师似乎也受到激励，倾向于尽早去做心脏手术。而就在差不多这个时候，郭振羽老师也是通过我约见了林清如先生，探讨的也是心脏手术问题。郭老师随后做了手术，手术也是非常成功。我猜陈建坡老师再一次受到了鼓舞，从而坚定了要去做心脏手术的决心。

2016年8月13日，我正式就任锡山文艺中心主席，陈建坡老师表示支持，答应和蔡名智、许梦丰先生一起，担任锡山文艺中心的艺术顾问。就就职典礼的那一天，因为我通知得太晚，陈老师安排了去出席中国文化中心的一个艺术讲座，给我微信说“治国兄，本想赴约您的就职典礼，中国文化中心有个北京来的讲座，邀我出席；时间重叠，分身无术，希望您能谅解，并祝一切顺利。至歉，建坡。”我当时大概是忙碌，没有及时回复他，一个小时后，他又发来一个短信：“想想于情有乖，我还是辞去文化中心之约，会会锡山朋友，女儿到时陪我一起去。”我看了他的短信，很是感动，也相当歉疚，就回复他说：“陈老师，对不起，才看到微信。知道您周末活动一定很多，没想到13日这个周末竟让您如此纠结。您们能来锡山，我很高兴，但对您不能赴中国文化中心之约甚感歉疚。谢谢您！感恩。”陈老师和他的女儿一起出席了锡山文艺中心新一届理事会的就职典礼。

沈颖高级政务部长因工作时间冲突，没能出席8月中的新一届锡山文艺中心理事会就职典礼，她答应2016年10月8日出席锡山文艺中心的理事会，听取中心的工作计划，我9月底才想到应该给沈颖高级政务部长一份文化人的心意，于是向陈建坡老师提出是否可以写一幅字，以锡山文艺中心的名义赠送给沈颖。陈老师当即应允，我很高兴，就让他写“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八个字。陈老师两个小时后就写好了，传来图片，还说他和他之间毋需任何客套，否则见外。

9月28日，我从上海回新加坡，一回来就兴高采烈地和陈老师通电话，约他喝茶。陈老师告诉我，过几天就要入住中央医院准备心脏手术，说等手术好了，再一起喝茶。我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贴出了陈老师的书法作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赞誉，我说陈建坡老师人乃君子，字如其人，并祝福他手术顺利，早日康复。

四

陈老师应该是2016年9月底、10月初入中央医院，开始做手术前的预备程序。

10月初做了心脏手术。我一直惦记着陈老师，就发了微信短信给他，问手术的进展如何。开始的两三天，一切都看起来非常顺利圆满，陈老师头脑清醒，人也精神，记得手术后的第二天，他就传给我一张他靠在病床上玩iPad的照片，告诉我说，一切安好，不要担心，我看了，有说不出的高兴。

但要命的是，大约手术后的第三天，是傅美珠老师告诉我的，陈老师坐在椅子上看iPad，一切好好的，突然头一歪，中风了，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马上送进了加护病房进行抢救，现代医学就是如此让人绝望，陈老师从那时起就几乎是植物人，不能行动，不能说话，进食也只能通过导管传输……

在医院里呆了很长时间，医生大概也想尽了办法，陈老师的状态没见好转。傅老师就请了专业的护理人员，把陈老师接回家，一方面配合医院的治疗，一方面也寻找各种民间的偏方，进行中医的调理。

陈老师回家不久，我和傅老师联系，说想去看看陈老师。傅老师答应了，于是我和好友庞村一起去后港三道的陈老师的住家。

我们到后，傅老师和护理人员把陈老师从床上扶坐到轮椅，然后推他到客厅。陈老师见我，显然是认出来了，露出了开心的表情，但他不能说话。我坐在他身边，和他闲聊，他应该也是听懂了，眼神的交流一直在。我俩也一直握着手，他握着我的

手不松开，有时候，聊着聊着，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试图用力，我也能感觉到他心里的不甘和渴望——我必须强作欢颜，说一些安慰他的话。这曾经是拿来握笔写字作画、握刀篆刻的手，曾经是准确传达艺术灵感和天分，并将才情挥洒在宣纸和顽石上的有力的手，而现在，陈老师几乎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手。这是多么残忍和残酷的现实啊！

我和陈老师相处了一个多小时，傅老师说，陈老师难得有这么久和这么好的情绪。为了不打搅他的休息，我和庞村虽有不舍，还是得告别。临别时，我对陈老师说，您好好调养，努力恢复，我们以后还要来看您，还要看您写字、刻字和画画，他似乎懂，但眼神又分明是一种迷惘……

五

我答应陈老师，我还会去看他的。后来曾几次向傅老师提出想去看陈老师，因为担心感染或引起陈老师情绪的激动，都被傅老师善意婉拒了，但我并不在意，还是想着，等陈老师身体好些了，傅老师会让我去看陈老师的，甚至以后机会多多，可以和陈老师一起喝茶谈天，论文谈艺。我从没想过，三年前的见面，竟是我和陈老师的诀别。读到早报今天的消息，我错愕，我不甘……

这才几天呀！和傅老师说的话，言犹在耳——我说10月后会去上海一段时间，希望能在去上海之前见陈老师一面。傅老师也说陈老师采用了新的针灸疗法，有缓慢恢复的迹象。因忙着筹划9月初我的第一次书法个展，这几天忙着设计画册，焦头烂额，心想忙过这几天，就去看陈老师的。但怎么也没有想到，陈老师突然就走了，留下很多等着他去完成的宣纸，留下他不惜金钱，耗尽心力从国外搜罗、然后耗尽体力搬运回新加坡的、他打算慢慢打磨和雕刻的许多珍宝。

陈老师走了，带走了他未尽的大才，给我们这些惦记着他的人，留下了无尽的怀念。

(作者为锡山文艺中心主席、南山书画院院长)

千里之行 在此一举

读《新加坡华人通史》英文版



文·林伟玲

“历史”这门学科，是对涵盖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时间流程所产生的变化所做的研究。除了自然事件外，塑造成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事件，都是因为人类的决定和参与而发生的。如果不将这些事件记录下来，保存记忆，我们将无法了解历史。对新加坡而言，事态是正面的，所以我们应该感到庆幸。

《新加坡华人通史》（英文版）的两位主编分别为新加坡历史学家柯宗元和柯木林。如果您想了解先民为何在新加坡落地生根，建立家园，您就不应该错过这部通史。在这本书中，您将了解到先民如何巧妙地建立各个社会体系，将19世纪的渔村向前推进。设立汇兑侨批、创建医院与学校以及提供妥善的坟山义地等，这些都是构建人性化现代社会的重要元素。您会感受到先民被卷入战争所面对的苦难与无奈，您也会被先民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所鼓舞。更重要的，您将了解到现代新加坡是怎样炼成的。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大熔炉，各族群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传统。如果我们问当下新加坡年轻人“你是谁”？我们将得到各式各样的答案。如果进一步追问“你的根在何处”？没有多少人能作出准确的回答。事实上，甚至连他们的祖父母对自己来自何方都感到模糊。书中你会听到由他们的家族传述下来的几代人的故事，祖先从中国乘船来到此地，或者在马六甲或檳城出生。这部通史有一个篇章追溯马六甲/海峡华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土生华人的来源。对于这些祖先来自中国的人士来说，此

篇章相当有趣，值得一读。

《新加坡华人通史》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参考书，这部通史先以中文面世，现在出版英文本，让英文读者能够深入了解华人在新加坡奋斗的历史。从他们如何从中国漂洋过海，经历长时间的天险，来到南中国海群岛，到新加坡华人如何成立组织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创建自己的家园，同时保留华族文化。这本书广泛涵盖了早期东南亚的华人历史。我读到有关“家书抵万金，侨批与新加坡侨汇”的章节，先民将南洋打拼辛苦赚来的金钱汇回中国，信息十分丰富。当时，民间信局汇寄回中国的侨批，由专门奔走于中国和新加坡两地的水客负责处理，促使新加坡建立起最早的银行体系。

任何一段历史都免不了冲突，新加坡从自由港的建立到落入日军手中的黑暗时期，无可避免地发生过许多冲突事件。这部通史涵盖了日本帝国的兴起，入侵和占领新加坡。新加坡沦陷前，新加坡华人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成为日军报复的目标。

其实，笔者只是点到了这部厚重的通史的表面。是的，它很厚重，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

老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句话在全书无处不引起回响。如果我们的先民没有迈出第一步，新加坡就会完全不同；如果像柯宗元教授和柯木林先生这样尽心尽力的新加坡人没有迈开第一步来编辑这本书，我们不会如此深入地了解那段华人史，你说不是吗？

（作者为文史爱好者）
中文翻译：李国樑

Review of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e definition of History is a study of change over time that covers all aspects of human society. Besides natural events, most of the events that shaped the world today happened because of human decisions and interventions. History will not be known if these events were not recorded or remembered. Fortunately for us Singaporeans, this is not the case.

This is the book, helmed by two chief editor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istorian Kwa Chong Guan and independent Singapore Chinese historian Kua Bak Lim, who is an SFCCA council member, you will want to read if you want to learn why and how your forefathers made Singapore their home. You will learn about and understand the system that they ingeniously place to make a 19th century fishing village forward in every aspect, a mail money system, building hospitals and schools and a proper burial place, all these to form a humane and modern society. You will feel the sufferings of the war, the frustrations and the resilient, effort and determination of our forefathers. Above all, you will learn how Modern Singapore became who she is today.

Singapore is a melting pot of different races with their own uniqu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But if you were to ask the Chinese youth of Singapore today, who are you? We will get a variety of answers. But if we delve further and ask, where are your roots? Not many can give accurate answers. The truth is even their grandparents have vague ideas where they actually came from. You will hear stories past down from generations that their forefathers came on a boat from China or their ancestors were born in Malacca or Penang. There is a whole chapter of the Malacca/Straits-born Chinese or the Peranakans as we know them and it proved to be a very interesting read for those whose forefathers came from China.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is not just an ordinary history reference book. This book had its first publication in Chinese and now this English version will definitely not deny many English readers the pleasure of having insightful knowledge of the rich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This book extensively covered the early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charting from why they had made the long perilous journey from China to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how the

Singapore Chinese innovatively built an organis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to make Singapore their home while preserving the Chinese culture. I personally found one of the chapters, “Money by Mail to China. Qiaopi and Chinese Remittance in Singapore”, highly informative as how hard-earned money made in Nanyang was remitted back to China. Back then, the money was physically mailed back and handled by parallel traders commuting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This also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earliest banking system in Singapore.

In every History of any kind, there will always be conflicts. Singapore has seen her fair share of conflict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her being a free port to the dark period when she fell in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were targeted because of their anti-Japanese activities before the downfall of Singapore to Japan. The book covered 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to their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Singapore.

With that, I have only scratched the surface of this weighty book, yes it weighs a lot but its weight is worth its gold.

“The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one step.” - Lao Tzu

This saying resonates the entire book, if our forefathers had not made that single step, Singapore would be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if committed Singaporeans like Professor Kwa Chong Guan and Mr Kua Bak Lim had not made this step to pen this book, then we will never know, won't we?



文字的蛋糕



文·尤今

我非常喜欢烘焙蛋糕。以橘子蛋糕为例，把鸡蛋、面粉、白糖、橘皮、橙汁、发酵粉、塔塔粉等等食材慢慢地糅合在一起，以适当的温度把它烘焙成一个美味可口的蛋糕，过程看似简单，但是，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烘焙出一个金光灿烂、松软如风的橘子蛋糕，细心、耐心与爱心，缺一不可。最重要的是，各种食材的配搭，必须恰如其分——蛋液过多，蛋糕失于濡湿；面粉过量，蛋糕流于坚硬；有时，为了烘焙出无可挑剔的圆满，得经历多次“滑铁卢之役”。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完美的蛋糕，或许是糟蹋了许多食材才得以烘培成功的。

常常觉得，烘焙蛋糕和写文章的道理是相通的。

莘莘学子以不同的词汇和思路为“食材”，去烘焙“文字的蛋糕”，端出来的成品，也许是奇形怪状的、也许是令人惊艳的；或者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或者是“外在美和内在美兼而有之”的。身为教师的，究竟应该如何去评价眼前这一个个“文字的蛋糕”呢？不管成果怎么样，孩子们都投注了一定的时间和心血啊！

对于好的作文，大力表扬当然不在话下；对于不理想的作文，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

许多华文老师，在批改作文时，采取了一板一眼的做法：看到错字，他们立马揪出来，在旁边写出正确的字；看到病句，他们大刀阔斧地加以修正，在旁边写上正确的句子。一眼看过去，作文本子上，密密麻麻铺天盖地的全都是红字、红字、红字；宛若一个被红蚂蚁咬得七零八落的蛋糕，惨不忍睹。

作文本子分发回去后，学生只瞅一眼，便觉得眸子受伤了；既然眸子都已经“雪雪呼痛”了，他又怎么会让那些红字继续“凌迟”自己呢？可以预知的是，他会冷漠地把作文本子地搁置一旁，结果呢，教师的心思和时间，全都付诸东流了。

身为教师的，不要把自己化身为“红蚂蚁”，去咬噬学生的心。

不要。

千万不要。

那样做，是得不偿失的、是事倍功半的。

一般上，我喜欢采取“段批”的方式。在段落与段落之间，以笔和学生谈话。

当学生有好的表现时，我便会给予正面的赞美，让他的心情发亮。

以下，便是一些正面的评语：

“你把母亲比喻为交通灯，真是太贴切传神了！”

“心理描绘细腻，可见你观察的能力很强。”

“你在这一段中举出的例子充满了生活气息，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笔端带感情，非常动人。”

“语言幽默，惹人发噱。”

“善于渲染气氛。”

“成语的运用得心应手。”

“意在言外，耐人咀嚼。”

“你用诗化的语言描绘景物，让人有身历其境的感觉。”

“结尾有画龙点睛之妙。”

我敢肯定，学生读及这样的评语时，一定会以欢喜的心，一读再读，从而衍生出更强的信心，也会努力驱策自己下一次写得更好。

当学生表现有欠理想时，我便会以客气的口吻，引导他们去思考。

以下，便是一些建设性的评语：

“这一段，说教的意味太浓了。是不是能以较为抒情化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看法？”





“描写有欠真实，请改用其他的例子，借以增强作文的可信度。”

“你尝试在这一段点出主题，可是，难以和内文挂钩。我建议你换个方向来思考。”

“把太多的成语堆砌在一起，很不自然，也没必要。成语如味精，它可调味，但不宜多用，请你尝试删去其中一些语义重复的。”

“语意模糊，请重写这段，以清楚表明立场。”

“这一段和第四段语意相同，必须删掉其中的一段。”

“这一段写得太冗长了，请你重写。”

余此类推。

当我以段批指出了文中的瑕疵时，也同时作出了建议；这是一种引领性的指导，而不是填鸭式的介入。我不要学生盲从，我要他们思考。唯有不断地思考、反刍、修正，他们才有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除了段批之外，我也会在文末以“分点列述”的方式，写出“总的评语”，让学生对于自己的作文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在写“总的评语”时，我会致力于“平衡之道”，先述说优点，再列述缺点。

以下，是一些例子：

【例一】甲的作文（优等作文）

其一：文采斐然，驾驭文字能力强，这是你平时勤读课外书的美好成果。

其二：素材汲取自现实生活，贴近人心，读起来非常亲切。

其三：主题不着痕迹地蕴藏在字里行间，引人深思。

其四：美中不足的是，最后一段，画蛇添

足，削弱了原本一气呵成的文气。现在，我把你这一段去除了，你看看是不是比较凝练呢？

【例二】乙的作文（中等作文）

其一：你懂得以多个具体实例来说明叔叔的为人，叔叔的形象呼之欲出，很好。然而，你举的例子，全都是负面的，字里行间满溢怨气，致使文字变成了宣泄情绪的工具，缺乏了该有的正能量。

其二：全文没有一个错字，足证你下笔时态度谨慎；然而，太多冗言冗语，使叙述流于啰嗦。我为你删去了30%的篇幅，但是，并没有影响你作文的内容。请注意我删改的方式，下一篇文章，一定要以简洁为要。

【例三】丙的作文（不及格）

其一：内容没有离题，字数符合要求，这是作文的基本要求，你都做到了，很好！

其二：组织散乱，段落与段落之间没有很好的衔接，使人读起来摸不着头脑。以后，在提笔作文之前，一定要先做草稿，厘清思路，才动笔去写。

其三：错字连篇，总共错了22个字。有些字，很明显是因为粗心才会写错的，下一回，记得要多查字典，而在呈交作文之前，也得重读两遍。记得，错字是文字的臭虫啊！

其四：文中病句不少，这是因为少接触课外书的关系。以后，每天至少应该花一点时间阅读课外书。

我在写“总的评语”时，一方面点出病征，另一方面也开出药方。每回，批改新的一篇作文之前，我一定会翻看前一篇作文，确保学生有“服食药方”。如果过了一段时间，病况还是毫无起色，我便约会见学生，进行个别辅导。

要帮助学生烘焙出一个完美的“文字蛋糕”，我们便得认真看待每一个由学生手里烘出来的成品。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闲话

“咬文嚼字”



文·汪惠迪

“咬文嚼字”是个常用的成语。《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过分地斟酌字句，多用来指死抠字眼儿，也用来指对文字的使用反复推敲，十分讲究。”（第7版，1524页）

“斟酌字句”指说话或写作时考虑遣词造句是否正确，这无疑是一必需的、正确的，但是，“斟酌字句”而“过分”，变成“死抠字眼儿”，那就不足取了。因此，《现代汉语词典》对“咬文嚼字”的第一个解释是含贬义的。它的第二个解释无疑是带褒义的。

因为在遣词造句时“反复推敲，十分讲究”，所以说的话或写的文章往往能够妙绝时人。就文章而言，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不乏其例，故而从略。而在当今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话语能够冠绝一时的例子却不多。兹举一例与读友分享。

话说去年11月24日，台湾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结束了民进党在高雄执政20年的历史。一时之间，外号“秃子”“土包子”“卖菜郎”的韩国瑜爆红台湾，成了当红炸子鸡。

韩市长口才了得。12月25日他宣誓就任高雄市长后，在国宾饭店接受中央社专访。面对记者提问，韩市长一派轻松，啜饮着热茶侃侃而谈。

当谈及可能角逐2020年大选的国民党四个“太阳”（马英九、吴敦义、朱立伦、王金平）时，韩国瑜幽默地说，好比四人打麻将，“当中

有个人相公，和(hú)不了牌，还一直打”。打麻将时，谁多了或少了一张牌，就是“相公”，多了是“大相公”，少了是“小相公”，都和不了牌。当晚9时，媒体又赶到巴刹，追问当晚要在那儿过夜的韩国瑜：“谁是相公？少了哪张牌？”韩国瑜回答说：“你们自己去猜，我不猜。不过这四个人打得很快乐，他自己也不知道少了这张牌，他和不了啦。”当相公而不自知，竟然还玩得很爽，你说可笑不可笑？可悲不可悲？

韩市长淡淡地随口这么一说，全台湾可就开了锅啦！四个“太阳”面面相觑，都在问自己，“我是不是相公”；全台湾的老百姓都在猜谜语似的猜，“谁是相公”。“相公论”传遍台湾及周边国家或地区。韩国瑜打的这个比方可谓妙绝时人，喻词“相公”真的是耐咬耐嚼，越咬越有滋味，越嚼越有滋味啊！

另一种咬文嚼字可称之为“纠谬性咬文嚼字”。其方式是专找文字差错，然后加以评改，其目的是引导语言用户正确地遣词造句，属于陈望道先生所著《修辞学发凡》中“消极修辞”的范畴。所以“纠谬性咬文嚼字”的前提是说的话或写的文章有语病。教师批改学生的作文，用红笔改正其中的错别字或不通的文句等等，就是纠谬性的。报章杂志、书籍荧屏、标语广告上面一旦出现用错的字、词、句等，受众看到后予以指正，也是纠谬性的。

中国上海有个32开的小型语文刊物叫《咬文嚼字》，上面所发表的文章多数是纠谬性的，其主要专栏《追踪荧屏》《一针见血》《文章病院》等所发表的文章便是。这份杂志创刊于1995年1月，至今24年了，两次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素有“语林啄木鸟”之称。这只小小鸟早在1996年底就越洋飞到新加坡了，然后飞越长堤，到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没有这样的专业语文刊物，谁要咬文嚼字只能以华文报为平台，偶尔咬嚼一番。香港也没有这样的刊物，但是不乏咬文嚼字之士，他们公开咬嚼的平台主要是报纸副刊上的专栏。

香港每日发行的主流中文报纸有十余种，都有副刊，上面划着一个大小不等的专栏。因为生活节奏快，长文章不讨喜欢，所以专栏文章大多三五百字，七八百字算是长的了。这样的专栏全港约有800个。

专栏内容五花八门，有的作者以咬嚼文字为话题。笔者从事文字工作，所以爱读这类短文。比如“峇”字，新加坡人几乎没有谁不认识的，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字活跃在新马印尼文莱华人的语文生活中，常用于人名、物名、地名、路名，或山脉、河流、湖泊等名称。

有一次，我在香港报上读到一篇谈“峇”字的专栏文章，作者说，这个字“遍查词典不获”，最后只得请教文字专家某先生，某先生回答说：“这个字我也不太懂，有朋友说是客家话，本是乡土风俗字，故字典辞典不载，你还是请教懂客家话的专家吧！”

诚然，“峇”字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罕见罕用，但也不至于“遍查词典不获”吧？那位“文字专家”就更逗了，谦虚地说自己“也不太懂”之后便问朋友，才知道“峇”是“客家话”，“乡土风俗字”，所以“字典辞典不载”。事实却是“峇”字古已有之，见于《玉篇》；《原本玉篇》为南梁大同9年(公元543年)顾野王所撰。其后，北宋《集韵》《类篇》、明《字汇篇》、清《正字通》《康熙字典》都收录。现代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

(第1版，1978年12月)也收录这个字。“遍查词典不获”，“字典辞典不载”，岂不是误导读者？

这位“专家”如此咬文嚼字，也太不靠谱儿了。

不靠谱儿还算是好的，更有甚者，有人在咬文嚼字时“政治挂帅”，将人“抹红”。此话怎讲？且看任教香港某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师是怎样咬文嚼字的吧。他在《大陆与内地》一文中先煞有介事地引用文献论证一番，然后说：“中共及香港的亲共者，称中国大陆为‘内地’，就是灌输中国是殖民宗主国的政治观念……视港人为异族，这就是香港官方和传媒使用‘内地’一词的原委。”真是别有用心、信口雌黄、荒谬之至！这不是在借咬嚼文字之名，开帽子工厂，给广大的语言用户扣红帽子，打击一大片吗？令人憎恶。(详参<http://huayuqiao.org>《语文建设通讯》总第116期郭家豪文，2018年6月)。

第三种人是“做骚”(香港粤语，即作秀)。领衔出演者是某兼任大学教职的立法会女议员，友情演出者是一位男议员，二人拍档，借召开媒体茶叙会，以“捍卫香港本土语言”为主题，“骚”了一场咬文嚼字。

这双男女呼吁港人抵制“内地词汇入侵”，号召使用“正宗港词”，例如不能把“质素”说成“素质”，不能把“改善”说成“优化”，不能把“趋势”说成“势头”，不能把“适当”说成“适切”，不能把“推出政策”说成“政策出台”。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理由是“素质”“优化”“势头”“适切”“出台”是“大陆词汇”，必须说“正宗港词”“质素”“改善”“趋势”“适当”“推出”。那位议员女士还把矛头直指时任特首的梁振英，批评他在讲话中整天用“方方面面”“重中之重”等内地用语，并表示她为此“深感忧虑”，担心“内地用语成为统战工具”，云云。她难道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士”“泊车”“埋单”“咸鱼翻生”等“正宗港词”北上，进入大陆普通话词汇吗？难道是“反统战”不成？香港政客享受高额议员津贴，吃饱喝足之后竟然兴致勃勃地做起咬文嚼字骚来，亦算香港一大奇观。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文图 · 李曰琳

烟霾来袭 如何防护

每年6-9月是印尼传统的烧芭季节。当地农民在山地里放火将残留山地的植物烧成灰烬，作为天然肥料，由此引起山火。印尼山火的烟雾随着东北风吹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造成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灰蒙蒙的烟霾中。

烟霾对人体的危害

那些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会通过呼吸进入到肺部，甚至是血液里，对健康造成危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3%的心肺疾病和5%的肺癌死亡可归咎于颗粒，包括PM2.5。即使吸入相对低浓度的颗粒物，对健康也有重要的影响。短期和长期接触颗粒物可加重哮喘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甚至引发心脏病。

烟霾的季节，新加坡环境局每天即时发布空气污染指数，提醒民众出行做好防护。新加坡环境部每日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PSI)是以大污染物的浓度计算。50-100的水平，一般活动可以照常进行，但若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还要注意PM2.5的指标。PM2.5是指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若每立方米浓度超过159微克，则是高水平，超过250微克则是非常高水平，已不适宜户外活动了。

对抗烟霾有哪些方法？

空气中的颗粒可能会引起眼睛、鼻子、喉咙和皮肤等不适感，所以医生建议烟霾天气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患有心肺疾病、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充血性心脏衰竭等心肺疾病、鼻子过敏、鼻窦炎

抗烟小药方

有人会出现咳嗽，痰多，咽痛，眼睛红痒的情况，可以试着服用下面的方子，自我调理。如果症状比较明显或严重，要及时就医。

祛痰方

百合12g，桔梗10g，杏仁12g，桑皮12g，金银花15g，甘草9g，代茶饮。

咽痛方

桔梗12g，沙参12g，百合12g，玉竹12g，薄荷10g，甘草9g，代茶饮。

眼睛红痒方

桑叶12g，菊花12g，甘草15g，代茶饮。



对一些平时体质弱，气虚易喘，过敏性体质的人，可以黄芪15，白术10，防风10，代茶饮，巩固卫气，加强体质。

对一些痰湿较重，平时可用白萝卜加生姜和陈皮炖汤，或多喝红豆薏米水，帮助身体化痰祛湿。

以及年长、幼儿、孕妇等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士，应尽量减少外出。迫不得已要外出，一定要带N95口罩，才能避免吸入空气中的悬浮颗粒。一般的手术口罩主要是阻挡液体颗粒，无法阻隔悬浮颗粒。

家里仍要保持房间通风，如果有空气净化器，最好开启空气净化装置，保持空气流通。

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在烟霾期间可服用一些增强抵抗力的药物，来预防呼吸道感染，以避免加重病情。

多吃润肺化痰食物

无论西医还是中医，都无法把烟霾完全阻挡在肺之外，或者把它从肺里清洗出去。中医养生方法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正气足，人体就不

会受到外来邪气的入侵而生病，这个正气，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自身的抵抗力。

烟霾污染严重，导致呼吸系统疾病，从中医来说，是一种邪气入里的表现。烟霾大多表现为风热、风毒或燥邪，通过呼吸侵入人体呼吸道和肺叶中，直接引起呼吸道疾病，如喉咙痛、鼻子过敏、咳嗽、哮喘等。所以在烟霾的来袭时，可以适量吃银耳、罗汉果、萝卜、蜂蜜、梨子、燕窝、杏仁、百合等润肺又不过于寒凉的食物，对上呼吸道的健康有益。但平时肺气虚寒（怕冷、自汗、四肢冷、流清涕），痰湿重（胸闷痰多粘稠、身重、四肢倦怠）的人不适合多吃。烟霾期间鼓励多吃蔬菜水果，避免多吃辛辣、煎炸、油腻食物，也不要喝太多冰冷饮品，以免伤及脾胃，免疫力下降。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妙笔搭



文图·齐亚蓉

妙花出世

1937年岁末，广东揭阳。北风呼啸中，一声婴儿的啼哭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这个女娃娃真是乖，平平顺顺的，恭喜恭喜啊！”接生婆把女婴拾掇干净递给她喜极而泣的母亲时，看到了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这孩子的眼睛会说话呢，长大后一定是个人才。”

年轻的母亲给女孩取名“妙花”。

“妙花快快长，爸爸回来给你买身花衣裳。”年轻的母亲内心充满了喜悦，有了这个乖巧的女儿，她的日子也就有了盼头。

但小妙花一直等到走进祠堂读书识字也没能

穿上爸爸买的花衣裳。这个乐天的小姑娘太喜爱读书了，她暗暗告诉自己将来也要像私塾先生那样，出口成章，妙笔生花。

这样想着的时候，背着书包的小妙花不由得脚下生风，她恨不能时时刻刻呆在祠堂里，把先生书桌上的书读个遍。

十岁的时候，她和母亲等到了两张船票。

“太好了，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母亲的泪水奔涌而出，妙花也跟着抹起眼泪来。

坎坷漫长的小学教育

勤于农耕的母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她并不认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

“喜欢读书就去读吧，别像妈妈一样连封信都看不懂。”

妙花妈妈的勤劳能干可谓远近闻名。新婚不久丈夫就下南洋谋生去了，大伯和小叔子也相继离开了家乡外出闯荡了，妙花妈妈把地里的活计全都扛了起来(伯母和婶婶料理家务)，再苦再累她连眉头



建文化桥 陈妙华专访

都没皱过，因此而赢得了全家大小的赞许和尊重。妙花是陈家的长女，也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孩子，加上一副聪明伶俐的模样，尚未生儿育女的伯母、婶婶都对她疼爱有加。

“妙花赶快来吃粥，吃饱了好去读书啊。”饥荒的年代，只有她一个人碗里有米粒，大人们喝的都是清汤寡水。

天未亮，小妙花就提着煤油灯走去了祠堂，一到那里她就捧起了书本，成绩数一数二的她深得教书先生的喜爱。抗战胜利后，当她要跟着母亲远渡重洋与父亲团聚的时候，先生一再叮嘱她千万不要放弃学业。

十岁那年，妙花同母亲搭乘轮船几经辗转才来到吉隆坡，然而，第一次见到生父的她内心并没有太多喜悦。从小到大父亲对她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朦胧的念想，如今突然出现在眼前她多少还真有些不习惯，而最最令她觉得尴尬的，是她并非父亲唯一的孩子。原来她的父亲在日治时期为了生存下去而在吉隆坡组建了另一个家庭，这对她和母亲而言

无疑晴天霹雳，而她们的出现也在父亲的第二个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早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不来呢。”母亲的每一声叹息都让妙花觉得好揪心。但知书达理的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怨恨过父亲。

“都是战争的错，如果不是跟家人断了音讯，生性温厚的父亲怎么可能另外组建家庭？”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妙华的淡定和理性总是令人叹服不已。

得知妙花曾进过学堂读过书，父亲起先安排她到附近的私塾继续学业，后来又转她去一所正规学校就读。但不久之后父亲就叫她停学到自己开办的柴炭厂帮忙记账。

“你有这方面的能力，除了你，谁能帮爸爸呢？！”原来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因妙花母女的出现愤然离家出走，而大字不识一个的妙花母亲根本帮不上父亲什么忙。看到父亲满脸的歉疚，年幼的妙花又能说些什么呢？她只好放弃学业成为了一名小小的“账房先生”。

一年后母亲生下了妹妹，家庭纷争愈演愈烈，妙花母女三人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要强的母亲只好带着两个女儿南下投奔定居柔佛古来的哥哥，后来又辗转来到新加坡谋生。

初抵星洲的妙花成为了小当家，除了看顾妹妹还得料理家务，但她一直没有放弃读书学习，闲暇



1961年5月妙华(左三)为访问武吉知马区的新加坡第一任新加坡元首尤素夫(左四)当马来语翻译。当时她是迎接总统筹委会秘书

时，她常常到邻居家借武侠及志怪小说来读，直到母亲改嫁后她才再次踏进了学校的大门。

那时的她已是一个十来岁的大姑娘了，在树群小学读完四年级后她直接跳入六年级。那年下半年，母亲生病住院，妙花被当时的老校长安排去大坡一家小书店当店员，她就近转入了应新小学。母亲康复后，她又回到了树群小学，并在毕业考试中取得全校第二名的好成绩。

就在即将小学毕业的时候，她自作主张把“妙花”改为“妙华”，听起来好像差别不大，但写出来则有了全新的意境。

“我的小学教育历经了三个国家的五间学校。”每当提起这段经历，妙华总以这句话作结。

南中风云

1954年，妙华顺利跨入南洋女子中学的大门。就在她想要抓紧大好时光好好读书学习的时候，反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学生运动席卷岛国，成熟稳重且口才绝佳的她很快被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为“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南中主席团成员及“全新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事务部副主任兼中学联南中分部总务成员。那时的她其实对国事、天下事并无太多的认知，她所痛恨的是殖民政府对于华文教育的压制，希望通过抗争让华校生能够取得跟英校生同等的待遇。

1955年，深受学生爱戴的陈仰成老师被政府无故逮捕，华中、南中两校学生群起抗议，后来两校学生代表及校长获当时的首席部长马绍尔接见，妙华就是南中学生代表之一。

1956年，妙华随中学联观察团出席了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学生会议”，前往万隆的轮船上，她第一次学唱印尼歌曲，第一次学习印尼语，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南洋大学学生观察团团员杨贵谊。贵谊后来成为她的另一半，他们一起搭建了联系马、华文化的桥梁，成为了本地文坛一幅绮丽多姿的风景。

自印尼返回不久，中学联被林有福政府解散，

包括妙华在内的一百多名学生领袖被尽数开除，妙华的求学之路被硬生生切断。

这对于喜爱读书的妙华而言无疑是一大遗憾，但她却从未因此而后悔过。

“我也曾为争取新、马独立做出过小小的贡献。”她常常这样对朋友说。

结缘马来文

“上帝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这句富含哲理的话语用在妙华身上再合适不过。

被迫离开学校的妙华为了避风头，不得不躲去一位朋友家，朋友家里丰富的藏书令她如获至宝，鲁迅、巴金、叶圣陶、茅盾、老舍等一大批文学大师成为了她的老师。她每天手不释卷、如饥似渴。

与此同时，她也利用小学课本和字典自学起马来文来，这在当时的新马华人中是一种潮流，因为他们都希望通过共通语言与马来人团结一致以争取国家独立。而妙华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看懂马来文民间故事及小说，后来她越来越意识到不同种族之间沟通、了解的重要，遂决心竭尽所能从事马来文学和华文文学的翻译工作。

一年后，她的第一本翻译作品《刀尖下的生命》问世。这是新马华裔翻译的第一本马来文长篇小说，引起了本地文化界的注视，这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1960年2月28日，妙华参加了新加坡马来青年协会举办的“非马来人马来语演讲比赛”，并获取女子组第一名。1962年，她考获新加坡教育部举办的国语考试第3级文凭（相当于中四文凭），受聘为成人教育局马来文教师。

不久之后，她凭借自己的马来语能力考进了星洲日报社，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来还为《星洲日报》及《联合早报》言论版翻译马来亚（现马来西亚）的《马来前锋报》及印尼的《罗盘报》的马来文社论，同时还在文艺版介绍马来作家及其作品等。1997年退休前她已是国际新闻组



的一位高级编辑了。

除了勤勤恳恳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妙华手中的笔从未停歇过。迄今为止，她已出版文集及译作计十七部（其中《一片热土》获颁1999年度马来文学佳作奖），加上跟夫婿杨贵谊先生合编的十七部词典，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毫不过分。

她的成就有目共睹，马来作家协会“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为她颁发了“文学贡献奖”，新加坡马来语文理事会也为她颁发了“文学之友奖”。

2016年7月她获颁第15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

而她跟同样精通马来文的杨贵谊之所以能够结为夫妻，除了冥冥之中的安排，也跟他们对马来文的共同热爱有着直接的关系。

拥有令人称羡的婚姻生活应该是她人生中获得的最大奖励吧。

夕阳无限好

都说岁月催人老，但八十有二的妙华却毫无疲态、老态。步履矫健、腰背挺拔的她每天清晨都去住家附近的贝雅士蓄水池旁打气功、练太极，如果不是满头的白发，任谁也不会把她跟“八旬老人”划上等号。

“还有太多的书要读，太多的书稿要写，所以我必须保持身体健康。自从退休后我每天都坚持运动，也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都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生于乱世，身边没有父亲保护，成长岁月颠

沛漂泊，求学道路曲折坎坷，这一切有让你感到悲观失望或沮丧难过吗？”

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没有，从来没有过。乐观开朗是我的天性，我从来不怨任何人，也没有过想不开的时候。”

“抓紧时间写本自传吧，一定非常励志。”

妙华笑而不语。

伫立在自己那栋甘榜味十足的老屋子前，妙华脸上的笑容恬静而灿烂，一如西天的云彩。一抹斜阳透过树梢把低矮的屋顶涂抹得金光闪闪，一圈又一圈的光晕在妙华的头顶轻轻飞旋着。

后记

跟妙华姐认识有些时日了，但始终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一则年龄上差距颇大，二则总觉得自己没资格靠近资历深厚的文坛前辈们，只能远远地望着他们的颈背，默默地送上祝福，然后轻轻地转身离开。

但终是庆幸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得以走进她位于三巴旺山的寓所，跟她实实在在地聊了三四个小时，对她有了粗粗浅浅的了解。

谈起自己她始终轻描淡写，但浮现在我眼前的画面却一片浓墨重彩。无奈功力有限，笔下的文字总觉苍白无力，只能期盼着她早日动笔写写自己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艺术长廊。



回忆的笔触 追忆的情怀

谈谢江水画作中的叙事与抒情



文·邹璐

“我一直思索如何将自己的感情注入画中，但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试图将最钟情的景物在画纸上表现出来，如果能在这一系列作品中窥见我内心感受的一丁点，那将是我的艺术生涯又向前跨进一步。”

2010年，谢江水（Seah Kang Chui）出版一本画集《不变五十年》。我在序文中读到这段感言，带给我很大的震动，因为，他提出一个在文学、艺术领域至关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在艺术创作中表达情感情绪。文学、艺术的最主要功能就是传情达意，但是要如何传达，怎样表达，这是一个难于回答，更是难于实践、难于实现、难于实证的问题，我想，作者正是因为知道表达之困难，才会发出如此感慨。

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其视觉表象、视觉效果表达绘画者的情绪波动、意识流动。绘画创作离不开情感和思想，并因为蕴含其中的情感和思想，凸显作品的内涵和艺术价值，进而又透过作品展现创作者的精神世界、生命价值。就作品而言，我们可以从题材选择、创作思路、绘画语言的运用及表现等几个方面切入，从画什么、为什么画、怎么画做进一步探索和发现。如果创作者和欣赏者都能够以开放心态，展开双向对话，对作品做进一步更高层次的解读和阐述，那么一幅画作就不只是徒

具视觉表象的视觉艺术，它甚至如俄罗斯画家及艺术理论家康定斯基所说：“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它还常常是我们感情的母亲。”

当然，在探讨绘画艺术时，难免有人会更有兴趣探讨技巧和技法问题，但技术不是艺术，技巧和技法是完成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单有技术是不足够的，再好的技术，如果主题内容、情感蕴含、寓意表达等没有通过绘画语言表现出来，一幅画作对并不探究技巧技法的观众而言也是毫无意义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完全未经绘画训练的儿童涂鸦，同样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谢江水的画册《不变五十年》，因为收集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并经过策划、编辑、出版，可以为我们提供可探讨的全部话题。

画册的编制也是创作

《不变五十年》是一本薄薄60页的画册，我在读过之后留下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画作中那些回忆的笔触、追忆的情怀，创作者在画作中所展开的叙事和抒情，有着引人入胜的阅读吸引力，配合作者简练节制的文字叙述，更是让人回味。我为自己能够“读懂”这些画作而暗自欢喜。我甚至认为这本画册的编制本身也是创作，虽然不尽完美。但对于行色匆匆的都市人，如果能够静下

心来，走进作品，与作品做更深层次连接和观照；回想各自生命中那些永远的失去、逝去和告别，我们无法找回和挽留；体味画家以他们的绘画创作，将那些已然消逝的情景，以视觉艺术形式再现，并得以永存，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

《不变五十年》从文本结构看，书中有文字叙述，有图画，还有实景拍摄的照片，三位一体；文字部分有来自创作者第一人称的叙述，还有来自观他者立场的感受感想，彼此回应、呼应、对照、印证、补充、完善。作品的主要内容是三个主题的系列画作，分别是“实里达兵营”系列，共13幅；“实里达河”系列5幅以及“万国村”系列12幅，总共30幅水彩画作。

谢江水在序文中透露了选择这三个地点完成系列创作的原因。他说，从出生到结婚生子，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叫“四华村”的甘榜，与实里达兵营毗邻，“村里近百户人家，鸡犬相闻，好像一个大家庭似的，其乐融融。”但1975年因为要让位于城市发展，四华村好像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夷为平地。也许是这一切的改变来得太突然、太仓促、太粗暴、太凌冽，尽管人们似乎有更大的灵活性、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但我们其实都无法确认、无法评估内心所承受的失落的重量和失去的伤痛，也许只有到某个时刻才会知道和体会到。

通过绘画语言追忆似水年华

谢江水就是在退休之后，立刻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用了长达五年之久的时间，一遍又一遍走回曾经熟悉的地方，通过拍照和绘画的方式，抓紧时间展开创作。其实，与其说是在进行创作，不如说他就像堂吉珂德一样，与逝去的时间交战，挽回失去的记忆，填补岁月的空洞，以花甲之年衔接童年，让生命的印记与城市变迁的痕迹重叠交错，在画纸上显形。在这本画册中，我们听到用文字发出的娓娓道来的追述，自言自语的倾述，也有陌生的声音，对陌生时空、记忆发出的真诚回应，但更多的还是流淌在画作中的回忆笔触、追忆情怀。作者

竭尽记忆之所能，通过绘画语言，追逐旧时的吉光片羽，追忆似水年华。

由此看来，谢江水的题材选择本身就能让读者产生极大的共鸣：谁没有童年？谁没有从前？谁没有成长？谁没有改变？谁没有失去？谁没有失落？城市变迁，“闲云浮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作者亲自撰写文案，以随笔的方式记录创作思路。画册中潜伏好几条情感线牵动着读者，追随画作不断游走、推进、发展、转移、唤醒、感叹。父亲、外祖母、村民、马来同胞、印族同胞、兵营、池塘、童年，等等。

读着这些文字让我想起梵高留下的写给弟弟的819封信和25件手稿。梵高的画作为什么能够如此深入人心？不仅因为画作，还由于大量的书信手稿。那些文字详细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病情、创作思路、经历、感想，丰富程度难以想象，以至于百多年之后，这些信件及画作经过无数人的阅读，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感受和理解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富有深意。通常人们总是认为，画家所创作的视觉艺术已经把要表达的内容都放入其中，不需要文字语言的补充说明。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适当适宜的文字语言可以进一步深化作品，带动读者对作品进入深层次理解和更大的情感共鸣。尤其在成人世界，人的理性意识需要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思想的交流。

唤醒记忆的符号性景物

我们尝试以两幅画作做进一步解读。实里达兵营系列之八，是创作于2008年的一幅水彩画作品。整幅画作的视线焦点是一栋带着遮阳顶棚的简易建筑。根据谢江水的随笔文字，原来这是一座瞭望台，瞭望台的前边有一段绵延的铁栅栏，栅栏前面有一片水域，栅栏及水域附近荒草茂密。画家要描绘的重点不是近处的水域，不是远处的兵营、飞机修理厂，而是瞭望台和铁栅栏。原来距今半个多世纪前，这里驻守着印度兵，晚上探照灯和机关枪严加防守，附近村民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且早

年（1959年），作者的父亲在兵营里做建筑工头，铺设柏油马路，母亲让他为父亲送午饭，带着家里厨房味道的饭盒就是通过这道铁栅栏送到父亲辛苦劳作的手上。

铁栅栏是军事防御，阻隔军营内外，也是社会阶层、不同族群的阻隔，但它无法阻隔亲情、家庭的温暖，以及朴素的生活追求。铁栅栏在这里就成为唤醒记忆的符号性景物，符号性生命印记。画家以较为细腻的笔触，细致描绘那道横亘已久的铁栅栏，把已经残破不堪，没有实际用途的瞭望台恢复原状，加了一个顶棚，这是画家的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景观不符。画家与其说是在画画，不如说是在努力用画笔做一种追忆。追忆的情怀在纸上弥漫开来，真的就是一幅画背后的千言万语，这是照片拍摄绝对做不到的，从现实中游离出来，深入记忆深处，客观现实与主观记忆重叠交错。

再以兵营进口处这幅画作为例，大门口这两栋其貌不扬的对称平房建筑及中间可供车辆进出往来的通道，这样的建筑，以及这样的景观，并不是最理想的入画题材。谢江水显然不是从单纯审美的角度选材，因此怎么画都在其次，画什么再次显得重要。

为什么要选择这道门入画？谢江水说，我时常徘徊在这个大门口，假装等人，其实是伺机潜入。因为在兵营的英国人家庭做帮佣的外祖母会将收集到的马铃薯皮交给他带回家喂猪，这是家庭劳作的一部分，也是少年记忆的一部分。“但当时的我没有准证，有时遇到比较友善的看守员，我马上就可以进去，但有时整个一下午都流连在大门口，我当时把这个地方当作是鬼门关。有时候，有人会被关在里面盘问大半天，那就是倒霉的一天。”事实上至今大门口显著位置上依然有“军事重地，闲人免进”的告示牌。

画家在绘画创作中留下记忆，虽然是一些略带惊险刺激和微微酸楚的回忆，但在作品中画家其实淡化了肃杀记忆，强化记忆中某些灵动和温情。例如门房、灯柱、树木都是以富有美感的对应和对称

方式遥遥相对，刻意把近景的树木枝干用简约的笔触让其舒朗通透，对面的一棵大树枝繁叶茂，成为画面的背景，引领人们进入茂密丰盛的记忆深处。门口通道上两辆小汽车一前一后从容驶入，回应了少年时代的焦虑、紧张、徘徊、彷徨。

细细赏读谢江水的画册，有很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描绘和色彩表达。尤其是那些有着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风格的建筑物、婆娑雨树、高大挺拔的棕榈树、蜿蜒的道路……这些有着强烈人文意味的景物一再勾起画家的回忆，也激发观赏者的好奇和想象。画家是令人羡慕的，他们有优于常人的观察力、记忆力、艺术表现力，普通人不能画，不能写，就只能任由记忆在脑海中一点点渺茫、漫漶。

2015年，新加坡庆祝建国50周年，今年又迎来开埠200周年。新加坡的确是身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变革时代。随着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渐渐步入古稀之年，新加坡的确需要从政府到民间，进行有策划、有组织、兼具深度、广度的怀旧追忆工程。我甚至认为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当务之急的工作。建国、立国的一代人，他们亲身经历过新加坡社会的急剧改变，如果他们能够提起笔来，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将会为岛国留下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这绝非因为政府的动员就能够做到的，而是在于民间社会真正有文化意识，有使命感的个体所带动起来的。以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方式相互影响，共同努力，共同留下宝贵的民间记忆、国家记忆。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

题图说明

1. 实里达兵营系列八——瞭望台
2. 实里达兵营系列五
3. 实里达兵营系列十二——大门口
4. 实里达兵营系列一
5. 实里达兵营系列九
6. 万国村系列一
7. 万国村系列六





游鱼

选 修《庄子》课的时候，老师讲至《秋水》篇里庄子与惠子关于“鱼乐与否”的濠梁之辩一节，特地建议大家去University Hall的鱼池去具体观察一下，看看是否能有所感悟。我闻言后不禁莞尔！鱼我见得多了，鱼池也欣赏过不少，闭上眼睛便是游鱼在前，再看还能有什么新鲜处么？可是既然老师特别提出来，想必是有他的用意，所以下课后还是乖乖地前往。但是阴差阳错地却到了U-Town，当然转了几大圈也没找到老师所说的“锦鲤池”！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让我在Yale College的大楼间另外发现了一个颇有些古典韵味的小鱼池。

既来之则安之！我静静地在水中的石条上坐下来，放松心情，默默地看着这些水中的小鱼们或游，或停，或聚，或散，倏忽期间，好不自在！

虽然水质有些混浊，远不及柳河东“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小石潭清澈，然而并不妨碍这些鱼儿们的悠然自得。对我的出现，它们视若无睹，该如何还是如何！再想想“秋水”中庄子所言“鲦鱼”之“出游从容”，或许正是此等境界！在我发呆的当儿，旁边摇头曳尾，游过来一只乌龟。本来正暗自庆幸今日连平时喜欢“游戏污渎之中自快”的逸民也被我一并见着了。不料这位兄台竟然游到我面前，从水中露出头来盯着我看，当下我便知晓了它的目的。可惜我只是个过客！无法，也不能满足它的愿望。它看我不动，便缩回脑袋，幽怨地游开了。突然想起去年在植物园天鹅湖边散步，看到几位调皮的小孩子把捏碎的面包屑故意往水里一丢，结果在水边等待的那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鱼儿们和乌龟们都来抢食；一时间万头攒动，激得水花

与乌龟

文·杨治中

四溅，竟然有些骇人！如此看来，虽然这个池子里的鱼不多，定力倒还不错，比起那些拼命三郎们，总多了些“如如不动”的意味。只是不知今日这两处场景，倘若给千年前的庄子和惠子看到，他们是否还有心情在濠梁之上斗嘴呢？

遥想当年，鱼儿只要不被抓去煮汤，还能在濠水之中享受快乐；乌龟不被贡献在太庙，也还有机会在泥土之中曳尾自得。可如今时过境迁，鱼和龟又多了一个选择——做池中宠物，缸中王侯。而此时此刻，是人在养鱼抑或是鱼在养人呢？

生活在尘世中的我们，虽然也和小鱼一样无法选择自己生存的环境。但是，我们依然有机会凭借一己之力吃饭穿衣，悠游于枯枝烂叶之间，终养天年。可惜，很多人都舍不得那一口多余的面包而跳出水面！

夏夜

文·邱天翼

天空拉上帷幕
月亮的心事
只好托付给星星
悄悄闪烁

草坪上
你转身对我
我的心事呵
在你眼波流动

月亮和我
都怪黑夜
的怂恿

自愈

文·孙萍钰

我口中迸出 利剑
疾 冷 烈
你心窝涌出 殷红
迟缓 苦涩 无奈

愤懑地
从你脸上寻找出鞘的理由
却找到
无法抚平的山川
岁月拉扯的嘴角，还有
暗淡落寞的眼窝

无措地
张望。寻找纱布止血
却看到
抽出利剑
你以外科医生的精准
缝合伤口。然后

对我
笑了

日常二首

文·顾亦宁

拉链

人的情绪有拉链
你想把坏的拿掉
好东西留在里面

是这里吗
我皱着眉
抚上你蠕动的唇线

开关

我按下开关
整个房间亮了

我按下开关
电视浮现人影和画面

一天天
我冥顽不灵
寻找你开关的双眼

林高评语：

文字可以很浅，意思却可以很耐琢磨。尤其可喜的是，从家居随手拈来就是，诗。用诗来思考日常，既有了美感距离，亦有了必须有的积淀。所谓诗意的人生应该就是这样过，这样获得的。

陨落

文·余梦婷

听
悦耳的风吟
噗通 噗通
搅乱一池静谧

无辜的
颜 一如红莲
沉没于
深不见底的夜
悄悄生长
黑色的芽
若一副动荡的画

何时绽放
或许死去
而后
回到最初
也许黑暗
亦或光明

我的同桌变成了一棵树

文·顾亦宁

相邻的座位空了好久
他们说
我的同桌变成了一棵树

狰狞的枝条
由耳鼻向外蔓延
惊恐的眼神
由教室夺门而出

一个早春的夜晚
我在小巷漫步
寂静的灯光里
看到同桌的窗口
摇曳探出
一枝鲜嫩的花簇

林高评语：

初读以为写超现实。其实可以看作：所闻与所见的落差。第二节用极夸张的语言模拟所闻之可怕，第三节用极安静的氛围衬出所见令人动容。落差近乎荒诞，啼笑皆非。作者选择的两组词语——狰狞、惊恐、夺门；寂静、摇曳、鲜嫩——营造两组相互抵触的镜头，读者看电影一般兴味盎然。后者显然把前者抵消了——最后读到的画面是美好的。

阿木与老人

编剧·曾国评

人物：阿婆 - 独居老妇，善良聪慧。

阿木 - 误交损友的年轻人，本性善良。

德成 - 阿木的损友。

民防队员三名。

布景：舞台正中放竖着一个政府组屋常见的铁门。

时间：一个炎热的下午。

幕启：阿木与德成走向舞台中铁门处，德成在前，两人边走边聊。

阿木：德成，今天咱们来这里干嘛？这里是老区，多数是独居老人！

德成：今天咱们就是来这里骗老人的钱，我们假装是政府人员要进屋检查他们的屋子，水电什么的，再骗说要罚款。

阿木：这样好吗？骗老人家的钱，他们也是穷人。

德成：老人的钱才好骗呀！不然我们还能骗什么人的钱？不要以为他们没钱，他们其实从CPF拿回很多钱，有的老uncle 还去印尼包女人，与其给印尼人骗，不如给我们一点。

阿木：但是骗老人的棺材本不好吧……

德成：你不要婆婆妈妈啦，你不是急着要钱帮你老爸还债吗？你就听我的，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把这个假证件拿着(递给他一张卡片)呆会儿我们就随手亮一下，他们反正看不懂，我们进屋后见机行事。(说完就领着阿木走向台中央那道铁门，隔着铁门大声问)

阿木：有人在吗？

阿婆：(从厨房慢慢走来)年轻人，你们找谁？

德成：阿婆我们是政府人员，麻烦你开门一下让我们进去。

阿婆：你们是什么人，要进来做什么？

德成：我们是政府派来的(把手中的卡片在阿婆眼前晃了一下)我们要检查你的屋子的电器看有没有不规范的装置。

阿婆：我不懂。你等一下，等我的女佣回来你跟她说。

德成：你的女佣？为什么要和她说？你家里没有其他的人吗？

阿婆：没有，我三个儿子都不住在这里，他们住吃

风屋，我和May住这里，她是我那个作律师的大儿子请来照顾我的。

阿木：(好奇地问)你的儿子是律师？

阿婆：是啊，我的大儿子是律师，二儿子是医生，三儿子是生意人。不要看我老太婆没读书，我三个儿子都很厉害。不过我没有和他们住，他们家爱干净，我住不来。我老头死后，大儿子就请了个女佣来照顾我。

阿木：阿婆，你的女佣呢？

阿婆：她刚才说下楼买东西，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不过应该要回来了。

德成：那你先开门让我们进去吧，我们可以先检查你的家。

阿婆：这样？好吧，你们等一下，我去找钥匙。(转身回房里去找钥匙了)

阿木：德成，不然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再想办法，不要骗老人家的钱。

德成：你有什么办法，有办法也不会愁眉苦脸，也不会来向我借钱了。你老爸借大耳窿，你为了帮他也去借大耳窿，你们利息都还不了，再不弄一点钱，我看人家要锁你家大门了。

阿木：但是……

德成：不要再但是、但是啦，等一下老太婆听见了。(看看阿婆没有回来开门就大声喊)阿婆！为什么这么久？你在做什么？

阿婆：(走回来，面有难色)对不起，年轻人，我找不到钥匙，平常都挂在我床边的钩子上，现在却找不到，我找遍整个房间都没有。

德成：怎么会这样？你再找找看！

阿婆：好好，你们等一下，我再进去找。(说完又转身进房。厨房突然传来一阵黑烟)

阿木：糟了，好像有东西烧起来了！

德成：对，厨房失火了，快走快走！

阿木：(大声叫)阿婆，阿婆快快出来，你家厨房失火了！快出来！

阿婆：(慌忙走出来)怎么办，我忘了刚才在煮东西，怎么办？

阿木：你找到钥匙了吗？
阿婆：没有，找不到，怎么办？
阿木：快快去拿水灭火。
阿婆：好好。(马上转身去厨房)
(舞台红灯闪动，表示火势开始大起来)
阿婆：(一面咳嗽，一面退回门边)不好了，火太大了，我进不去厨房了呀，怎么办好？
德成：(对阿木说)我们快走吧，倒霉透了！
阿木：阿婆你快点打电话叫救火车！
阿婆：我家没有电话，我儿子给我一个手机，我去找找。(又回房里)
阿木：快点快点！
德成：(对阿木说)你干嘛好管闲事？快走吧！
阿木：(向阿婆喊)阿婆找到了吗？
阿婆：(慌慌张张地出来，哭丧着脸)找不到呀，怎么办？
阿木：没关系，我帮你打电话。
德成：你想惹祸上身？还帮她打电话？
阿木：事情紧急，顾不了这么多了。
德成：好，要帮你帮个够，我可没这个闲功夫，等会儿警察来了，不要牵连我，拜拜。(转身离开)
阿木：德成，德成你先别走(德成没有理会他)糟糕，打救火局是什么电话？999吗？有谁知道？上谷歌找找……
观众：995！(需准备看板给台下观众，也可安排一两个剧组人员大声念看板的字，领着大家念，让观众有参与感)
阿木：啊，谢谢！谢谢！(走到一侧)你们的邻居家着火了，我正打电话叫人来灭火，你们快把门关好，拿着重要的证件物品离开，到楼下的公园避一下，烟雾太大了。
观众：(看板写着：台下观众代表邻居，由观众念)那阿婆怎么办？
阿婆：没事，有这个年轻人陪我，你们先离开，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观众：(看板的字)好，年轻人你照看阿婆。我们先下楼。
阿木：阿婆我已经打通电话，民防局很快就会到，你快靠向大门，不要怕，我牵着你的手。
阿婆：谢谢你，还好有你(阿婆颤抖的手被阿木紧紧握住)烟雾弥漫，两人开始不断咳嗽。
阿木：阿婆我们坐下来，烟向上吹的，坐下会好

些。(他们坐下，隔着铁门，手还紧紧握在一起)

(民防部队救火车的喇叭声之后，三个民防部队的救火队员迅速赶到。他们很熟练地把铁门打开，阿婆出了屋门，阿木搀扶着她走到舞台一边，民防部队进去不久就把火扑灭。舞台闪烁的红光熄灭)

民防甲：阿婆火扑灭了，你有受伤吗？
阿婆：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我没事，我很好，还好有他(指着阿木)陪我。
民防甲：他是谁？
阿婆：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小儿子！
民防甲：好，照顾好你妈妈，再见了。(大家离开后，阿婆还紧紧握住阿木的手)
阿木：(尴尬地)阿婆你没事就好了，我也要回去了。
阿婆：你叫什么名字？
阿木：我叫阿木，妈妈说我从小木头木脑，笨笨的，所以叫阿木。
阿婆：哈哈你是憨厚不是笨，年轻人不要太聪明。像我那三个儿子都太聪明了。刚才说你是我儿子，希望你介意，我多希望有你这样见义勇为的儿子。
阿木：没事，没事我不介意。
阿婆：你等我一下，我到房里拿点东西给你。(说着进了房间，很快又出来，手上拿了个信封递给阿木)
阿木：(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叠钱，大吃一惊)阿婆你给我这些做什么？
阿婆：你不是急用钱要帮父亲还债吗？我都听见了。
阿木：(更加惊讶和惭愧)阿婆这不好，我不能拿你的钱，我对不起你……
阿婆：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在我最需要帮助时帮助了我，你心地善良，以后要走正路，不好的朋友就远离了。这些钱拿去应急。以后再还我吧，我希望你能常来看望我。
阿木：我，我会的，谢谢你，我会再来看你。两人的手又握在一起，这次阿木颤抖的手被阿婆紧紧地握住。
观众：(看板写着“大家可以跟着念”)好人有好报，要照顾老人家，人要走正路。
(剧终)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老师

访主导教师高丽云



文图 · 顾楠楠

“请抢答！”，话音刚落，全班起立，“石头、剪刀、布”，剩下一个同学开始回答问题。如果你走进圣尼各拉女校主导教师高丽云老师的课室，你会惊喜地发现，这里没有哈欠连天、没有

有嗡嗡的聊天声，更不是死气沉沉、无精打采，有的只是积极抢答问题和欢声笑语，一反许多的年轻一代华语基础薄弱，感觉华语难学、无趣的常态，显得生气勃勃。

“很久以前我看过一篇教育理论的文章，课室里面隔段时间适当的‘动’，能够集中学生的注意力，缓解压力，所以我会经常提问，学生‘起立’进行抢答。一开始他们没有自信，不愿意发言，但后来通过我不断的鼓励以及小奖品的刺激，他们慢慢都变得积极了，即使对问题把握不准，也愿意表达自己，几乎全部都起立参与抢答，我觉得这样做有利于语言学习。”“现在的学生，在学校在家都讲英语，华文本来就难学，学生没有语言环境，更没有兴趣去学，老师们在课堂上再不搞点变化，学生就只会睡觉和讲话了。我就是想把主导权交还给学生，增加他们的发言机会，尽可能地让他们在课上多开口讲华语。我觉得华文老师首先应当解决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动机问题，只有让学生主观上先接受这门课程，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效果。”

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让每个学生动起来，高老师可谓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她半路接手的学生也能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配合回答问题，比刚开始时大有改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校为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我们每年会为全校学生组织‘阅读计划’活动，并根据不同年级提出不同要求，阅读计划希望通过我们‘激、荐、导、搭’的阅读框架鼓励学生成为自己阅读的主人。我



们相信必须先培养学生阅读的兴趣，才能够培养她们阅读的习惯。我校四年的阅读计划希望给学生不同的选择，让她们从接受他人的推荐到最后能够推荐书籍给同学，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习惯与能力，提高她们的华语水平。再比如，我们每年的母语双周，也会推出丰富多彩的学习华文主题相关活动。曾经举办过一个‘宏茂桥寻宝活动’也很有意思，活动内容参考韩国知名的电视节目‘Running Man跑男’，参加活动的中二学生被分成每组十人，总共十组。游戏分为四站，宏茂桥中央舞台是游戏的起点和终点，每组必须完成每站的任务后才能前进到下一站。第一站是‘听录音找书本’，学生必须在图书馆聆听录音，把听到的内容一个接一个传达给下一位同学听。之后每组派一位组员到图书馆去找出和录音内容有关的书籍，并且回答和那本书有关的问题。这项活动除让学生接触更多华文外，还培养学生的略读、速读能力。第二站是‘超市学华文’，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超市里找出物品的华文名，找得越多越好。第三站是‘路人来帮忙’，学生在组屋楼下寻求居民的帮助，同学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有关该组屋的历史资料，请居民在最快的时间内念完，学生再跟着重复念一遍。这一项目主要是训练学生使用华语沟通交流的胆量。第四站

是‘小贩中心找美食’，小组在小贩中心玩接龙游戏，比如炒蛋、蛋糕、糕饼等，然后在小贩中心找出该食物，并拍照。另类游戏学华文旨在加深学生对宏茂桥社区历史的认识，多用华语与他人互动，促进同学之间的团队精神。”

除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外，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SAP特选学校(1979年政府推行特别辅助计划Special Assistance Plan, 简称SAP, 为学术成绩优异并精通母语及英语的学生设立中学教育课程提供双语并重的教育, 让学生除了英文之外可使用母语为第一语文, 开办华文与英文同为第一语文的源流), 圣尼各拉在2015年受邀开办双文化课程。高丽云老师是圣尼各拉女校双文化课程的负责老师之一, 她说课程根据教育部大纲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涉及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国际关系等不同方面, 旨在培养学生对现当代中国发展的概括性认识, 包括其与新加坡华族文化, 亚细安视角和西方国情的联系; 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知识。双文化课程确实给学生打开了面向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大国的一扇窗, 让他们有机会通过社会、经济、外交和政治课题认识这两个大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关系。学生在课程中因为有机会到中国与美国浸濡, 更能够深刻



2019年学校国庆节庆祝日与中四双文化学生合影

体会两国文化上的差异，与对待世界课题的观点。

采访的时候我很担心学生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课程。在少用华语的背景下，别说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成人都很有可能难以理解如此深奥的课题，何况还要用这些论题去做论文。对此高老师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说：“华语在新加坡也称为学生的母语(mother tongue)，但它实际上不等同于其他国家学习第一语言。我认为在新加坡，华语教学应被视为第1.5语言教学，是介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语言教学，虽然有些尴尬，但我们不能用传统的二语教学思维模式去思考本地的华文教学。我们学生的问题是缺乏语言环境，缺乏兴趣，以至于无法掌握这门语言，也无法使用它深入思考。学生的思维其实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了，但是华语词汇量贫乏，阅读量不够，没有语感，无法用华语去思考问题。我认为不能简化内容去配合词汇量，而是要想办法增加他们的词汇量，通过网络等方式进行大量阅读，哪怕用英文辅助理解，但不要轻易降低难度”。

双文化课程就是先选拔出一批程度不错，且对华文有兴趣的学生，从纵深方向拓展他们学习华文的深度和广度，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得以加强，语言能力得以提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我从小家里是讲英语的，但我喜欢华文，这是受到小学华文老师的影响，她的课很有趣，让我从一开始的排斥变成了后来的热爱。她吟唱唐诗宋词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在她的带动下，我小五就开始接触诗歌。可是上中学后，我却遇到了一位很沉闷的华文老师，我很不喜欢他的教学方式，以至于一度对华文失去了兴趣。也就是在那时，我意识到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立志当一名华文老师。我高中毕业就拿到了教育部的奖学金，当时还可以选择教数学还是华文，那时候的新加坡，华文老师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华文，并把它当作我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国大中文系毕业后我教了几年书，又去香港中文大学完成了‘语言学与语言获得’的硕士学位，之后回到圣尼各拉中学教华文。”

高老师现在是教育部主导教师，曾在2015年被评为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她同时还负责特优生的发展项目，即研究特优生的特征，了解他们的思维

模式及需求，随时调整授课内容和方法，帮助这部分“高精尖”学生更好地发展。全国负责这一项目只有两位主导教师，一位在小学，另一位就是高老师，她说：“这个项目是跨学科的，我会进入到不同科目的课室观课，研究这部分学生的课堂表现，他们的特征很多时候都是相同的，比如跳跃性思维、联想力很强。我们会根据学科特征替学生总结出一个规律性方法，训练他们的思维技能，让他们运用到不同的科目中。这也符合新加坡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筹划中，预计成熟后即将展开实施。

从2006年起，高老师已经站在讲台13年了。当老师是个重复性很强的职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在讲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内容，时间久了难免会觉得疲倦和厌烦，但高老师却有她自己的调节方式。比如教同一篇课文时，她会尝试不同的方式，而不同的学生需求也不一样，她会根据班级学生的水平随时调整内容与进度，让学生有兴趣而又有期待，永远不知道她接下来要讲什么内容，用什么方法来讲，随时随地给学生带来惊喜。

“谁都知道新加坡的老师很辛苦，作业批改量大，还要经常带学生参加活动。教书育人是个长期的工作，无法立刻看到反馈和效果，有时候难免有些灰心。我会从学生身上寻找正能量和动力，调整自己的步伐，适当的时候也会休息，看到学生哪怕有一点点的改变，我都会很开心。几年前我曾经教过三个转校生，他们的基础很差。我给他们从句子结构开始补起，年中考试情景作文居然拿到了不错的成绩，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年尾高华考试成绩也大有进步。最后他们把会考成绩单框起来，当成宝贝送给我，我珍藏至今。很多时候与差生在一起的成就感更大，帮他们建立自信心比急于提高成绩更重要，后来其中一名学生还去了中国发展，在很多人面前用中文做报告。”

“如果我的学生在离开我，离开学校以后，还能喜欢华文，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运用自如，就是我最欣慰的事情。”高老师，就是这样倾其一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成为一名自己希望成为的老师。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中国文学博士)

《源》杂志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四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0“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小说。以下是“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小说(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0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作品如已在其它媒体发表过，务请注明。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ruirong@sfcca.sg。
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陈建坡《屠妖节老者》68x136cm (1999)